

却说有位众人早已忘记了的老年亲王。其母也出身名门望族。他幼时本有望作皇太子，只因后来宫廷纠纷突起，使他遭到厄运，最终落得一无所成。其九族亲戚后援之人，悲愤之余，皆借故出家为僧。这是子在官场与家族全失去了依靠，陷入孤苦困境。他夫人乃为前代某大臣之女，回想先前父母对她的厚望，而今落得这般困顿，常常于悲痛忧伤中度日。然而夫妻恩爱，彼此信赖，使他们得以相依为命地活下来。

惟有所憾的是，二人结婚多年，尚无子女。亲王常叹道：“这寂聊的生涯中，倘能有个可爱的孩子，倒能添一点情趣。”天遂人愿，不久果然喜得一漂亮的女公子。亲王夫妇宠爱有加，尽心竭力地抚育。不久夫人又怀上身孕。众人祈愿此次生个男儿，不料又是一女公子。夫人产后调理不慎，一病不起，日渐严重，最后竟命归黄泉。亲王遭此丧妻之痛，茫然不知所措。他想：“我所以在此重重苦痛之中苟活到今，全因不忍离此娇妻，如今留我一人于世，抚育这两个女孩，不独痛苦良多，便是外间闻得，因身份关系，也有伤体面。”便想乘此机会，了却出家夙愿。然而两女孩孤苦无依，岂能忍心丢下她们，因此踌躇之中，又过了许多朝朝暮暮。其间两女公子日渐长大。出落得美丽可爱。亲王朝夕以此慰藉自己，不知不觉地度送岁月。

两女公子中，侍女们不喜欢二女公子，她们愤愤地说道：“哎！生辰多不吉利啊！”不肯尽心照管她。但夫人弥留之时，昏迷中尚念念不忘这孩子，对亲王也只留下一句遗言：“惟愿疼爱这可怜的孩子！”亲王认为：这孩子虽命定生于不祥之时，但毕竟是我的孩子。况且夫人又是如此疼爱，弥留之际还挂念于她，嘱我好好照管呢。如此一想，便更加疼爱这二女公子。这二女公子出奇地秀丽动人，几乎让人疑心此是异兆。大女公子娴静优雅，举止大方，其高贵气度是她妹妹难以企及的。在亲王眼中，两人各有千秋，因此一样地疼爱。然而世道艰难，诸事皆不如意，年复一年，家道终见衰落。仆从诸人见已再无兴旺，便逐渐散步。二女公子刚出生母亲就去世了，亲王在悲痛忙乱中，所请乳母又不如意愿，不久便辞去。其时二女公子尚年幼，全由亲王亲自抚育成长。

亲王的宫哪本来宽敞富丽。其池塘、假山等，犹有昔年之貌。然而终是日见荒凉了。亲王寂寥之时，便到此怅然远眺。家臣中已没了干练之人。庭院无人照料，杂草丛生，日见丰茂。屋檐下的羊齿植物四处蔓延，长势正佳四时花木：春之樱花，秋之红叶往昔与心爱的人一起玩赏，甚慰郁怀。而今却孤独一身，惟有寄怀于家中佛堂内的装饰，早晚诵经礼佛。他常想：“既被二女牵累，不能偿我夙愿。此属意外之憾，然亦前生命定。岂能违天续弦，一如俗人呢？于是一年一年越发超尘脱俗，淡泊如得道高僧了。自天人逝世以来，即使偶有戏言，也不作续弦之想。别人劝导道：“固执若此，又何必呢？人已逝去，起初固然哀思无限，但时日既久，哀思自会渐渐消失，何不暂弃往事，再娶一位夫人，让生活重新开始呢？也好使这荒凉的宫邪，重现生机。”诸如此类的话，说了许多，又屡屡前来作媒。但亲王丝毫不为所动。

亲王每日除了诵经念佛，全副心思都在两个女公子身上，常与她们戏耍逗乐。看着她们日渐长大，便教她们弹琴、下棋、写诗、作画。在各种活动中细细体察她们各人的品性。大女公子沉静端庄，思虑深远。二女公子则天真大方，娇羞之态惹人怜爱。两人各有其美。春日里，云淡风清，亲王见塘中水鸟谐游和鸣之状，念及夫人，叹息不已，便教两女公子练琴。这两个惹人怜爱的孩子，弹出的琴音甚为美妙。亲王甚为感动，噙泪赋诗道：“比翼水鸟相依偶，雄影独怜雌侣离。”真叫人伤心啊！吟罢举袖拭泪。这位亲王原本眉清目秀，兼之多年来修行辛劳，体态略显消瘦，倒反见卓然优雅了。为了方便照料孩子，他常着便服，其无羁缚之态亦极俊美，令见者暗自叹羨。大女公于神态从容地移过砚台，

在上面随意写画着。亲王递过一张纸道：“写于此处吧。砚台上不宜书写。”大女公子腼腆地写了一首诗：

“慈父恩深育成长，雏鸟命对失母亲。”虽非特别佳作，但那时读来倒亦令人动情。从笔迹可见其前途无量，但这诗写得稍有些费力。亲王对二女公子道：“妹妹也随便写点吧？”妹妹年纪更小，思忖良久才写道：

“倘无慈父育，巢卵不能孵。”日子就这样如流水一般地逝去。虽略显清苦寂寥，却也亲情融融。在亲王的悉心抚育下，两位女公子出落得貌美如花。八亲王更将她们视为掌上明珠。他经常手执经卷，一边念诵，一边教女儿唱歌。他教大女儿学弹琵琶，二女儿学弹古筝。她们年纪尚幼，却常练习合奏，弹来音节和谐，美妙悦耳。

八亲王的父亲桐壶帝和母亲女御都早已仙逝，没有显贵之人抚育，故从小未能深研学问；至于立身处世之道，就更无从学得了。这位亲王是贵人中至为娇生惯养的，颇类女流。是以那些祖传财业与外祖父大臣给他的遗产，虽样样齐备，不计其数，却皆损耗殆尽。只是还残留了一些珍贵的日常用品。而他又未能结识知心朋友，故生活十分枯寂无聊。便从宫中召来那些最擅管弦的乐师，和他们整日沉浸于研习管弦之乐的闲情逸趣之中。从小到大，天长日久，便培养了卓越的音乐才能。

他是源氏的异母弟，称作八皇子。当初，朱雀院的母后弘徽殿太后阴谋凭自己的威势，废冷泉而立他为太子。经过一番争斗，终究没有成功，倒受了源氏一派的排挤。后来，源氏一派权势渐盛，这八皇子就愈发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了。近几年来，他已变成一个高僧，到如今则弃一切凡俗之事。在此期间，八皇子的宫邸突遭火灾。遇此天灾人祸，心情更加颓废。京中没有适当住宅，幸而宇治地方尚有一座不错的山庄，遂举家迁入。虽已抛却尘事，但每念及此后两地永隔，终难免黯然神伤。这宇治山庄坐落在宇治河岸上，接近鱼梁。在此静心礼佛，目是木太适宜，然亦无可奈何。虽有春花秋叶与青山碧水聊慰愁怀，但八亲王迁来之后，整日哀叹，颓唐之状尤胜于前。时时想起死去的爱妻，道：“囚闭在这深山之中，远离红尘，再没有故人相依了！”曾赋诗云：

“斯人化烟尽作尘，何须莫然留残身？”回首往事，便觉余生再无趣味了。

这处所被重重山峦隔绝，远离京都，并无一人前来访问。除了为山在服役的那些形态怪诞、庸俗不堪的山农、樵夫、牧子之外，很少见得其他人偶尔出入山庄。八亲王心中的愁思，象萦绕在山巅的朝雾，暮去朝来，永无消散之日。其时，这宇治山中恰住着一位道行高深的图梨。这图梨博学多识，佛门声誉亦高，但难得被召进宫中参与佛事，便一直在这山中过着闲适的生活。八亲王所居山庄与图梨住处较近，他在闲寂的生涯中研习佛道，常就经文中的疑难之处向图梨请教。图梨也尊敬八亲王，常来拜访他。他对八亲王近来所习佛经作了精到详尽的阐释。八亲王更感这人生的短暂与无味，便掏心置腹地和他谈话：“我心已经登上蓬台，升入了极乐世界，安住在高洁绝尘的八功德地中了。但因这两个未成年的孩子，终不忍迥然出家。”

这图梨对冷泉院也很相知，常去伺候他研习经文。有一次入京，顺道赴院拜见，冷泉院象往常一样正在诵读应习的佛经，便就疑难之处请他赐教。图梨借此机会提及八亲王，说道：“八亲王对内典深有造诣，实乃大智大慧之人！上苍让他降生人世，恐是专为前世佛缘吧！他弃绝尘世，一心礼佛，对佛道的虔诚绝木亚于有德高僧。”冷泉院说：“他仍未出家么？此间一些年轻人，呼他‘在俗圣增’。真是可钦可叹之人呢！”当时宰相中将蒸君也在旁伺候，听得这些谈论，便暗自思忖：“我也何尝不是把这人世间的炎凉事态看了个透？！正为虚掷光阴，浪度时日而悔惜。虽有心诵经习佛，只是不敢将心迹公示于众。”又想八亲王虽身处俗世而心为圣增，不知其内心究竟如何感想。便细心聆听图梨的话。图梨又说：“出家之愿，八亲王早已有之。闻得他难下决心之缘由，先为繁务羁缚，而今则为了两个失去母亲的女儿。他正为此而愁虑满怀呢。”这阿图梨对音乐亦颇喜爱，又道：“再说，那两个女公子的琴筝弹奏技艺也颇为卓越，那琴筝合奏的优美旋律和着宇

治河的波声，妙不可言，恐能与那飘离天宫瑶池的仙乐媲美呢！”对阁梨这如古风一般的赞叹，冷泉院报以微笑，说道：“生长在这等圣僧之家的两位女公子，似应木请俗务，岂料竟独擅音乐，实在难得。亲王既为不忍抛舍她们而忧烦不已，倘我能比他更长地留在这世上，不妨交托与我吧！。这冷泉院是桐壶院第十皇子，乃八亲王之弟，他想起了朱雀院将三公主托付已故六条院主这事，很想这两位女公子能做他的游伴。黄君则没有这种心思，他想看一看八亲王静心修佛的情状，故而思谋着要前去拜访。

阿阁梨归山时，蒸君嘱他说：“我必当入山相访，向八亲王请教佛法。请法师为我通报一下吧。”冷泉院遣使人山，向八亲王传言：“闻得山居之不尽雅趣，深为喜慰。”又赠诗道：

“厌弃尘俗慕深山，层云阻隔失君颜。”

阿阁梨领着冷泉院的使者前去拜访八亲王。如在平日，平常之人来造访这僻静清寂的山庄，也是罕见之事，今日忽有冷泉院的御使来到，真令人惊羨不已。众人都非常欢迎，八亲王还拿出当地的美味异撰款待贵宾。八亲王的答诗为：

“身离尘俗心未安，暂居宇治试修禅。”诗中在佛道修行方面的措辞甚是谦逊。因此冷泉院看了八亲王的答诗思忖道：“八亲王还挂念着尘世呢！”觉得他甚是可怜。阿阁梨将中将蒸君心向佛门之事告诉八亲王，说道：“蒸中将曾对我道：‘我自幼即企盼学得经文教义。只为公私繁务所羁，日推一日，蹉跎至今。此身本无甚祈求，为了尽心礼佛，虽深锁寂山，亦在所不惜。然而终是决心难下。今闻皇叔已深入佛门，大智大慧，心甚倾慕，定当前来请教。’他请我代言，诚恳之态溢于言表。”八亲王答道：“大凡看破红尘之人，皆因自身遭逢祸患，觉得在这世上再无美好和希望可求。失去生存之趣，万会立志以夺门为归宿。今黛中将正当盛年，凡事称意，并无何等憾疚之事，却自小一心向佛，以为后世修福，真乃难得之事。像我这样的人，命定当罹难而厌世，则极易受佛导引，自然能遂静修之愿。然又恐残年不多，未至大悟之境便告终结，以致前尘后世均无着落，深可叹惋。故中将欲请教于我，叫我如何敢当？我当以先悟之佛反视之耳。”此后两人书信不断，蒸君便亲来相访。

黄君看过八亲王的居处，觉得眼前所见比耳闻的情形更为清寒贫陋，他生活的一切环境，皆与他想象中的草庵一样简陋不堪。既为山乡，总有与人的悠闲之趣相得益彰的秀美胜景。但此地水波之声太响，令人心烦意乱。晚间风声凄绝惊心，难以安寝。学道之人居于此，倒可借此荡尽俗念。但小姐们在此度日，岂能忍受？袁君臆测她们定然少有胜间一般女子的那种温婉柔和之情。佛堂和她们的房间以一道纸门相隔。倘遇好色之人，一定要近门窥探，着明白她们究竟生得何等模样；黄君虽亦偶有此意，但他总是立刻予以摒除：“舍弃俗念，遁入佛门，本是我来此之目的，若再有一些轻薄女色，浪荡不轨的言行，岂不违逆初衷，虚此一行？”他很同情八亲王的艰难生活，诚恳地致以慰问。来得多了，便发现八亲王正如他所预料，是个锁居深山，潜心修佛的优婆塞①他对于经文教义，解释得精到详尽，却不作高深之状。圣僧模样的人和才学极高的法师，世间并不少见。但那些超然离世、德高望重的僧都、憎正等，极少闲暇，又很清高，故难于向他们请教。反之，平庸之辈则往往形容粗鄙，言语枯燥，毫无风雅可言，其可受人尊敬者，惟严遵戒律而已。蒸君白昼公事缠身，没有闲暇，夜阑人静之时，便想找一位深通佛学之人进入内室，于机畔共论佛法。若与那种鄙陋浅俗的佛弟子交谈，定然索然乏味。只有这位八亲王，倒是最中意之人，他人品高雅，令人敬爱。同是阐释佛经教义，但深入浅出，听来易懂。他对于佛法的理解，固然未到登峰造极之境，但高贵之人，理解人生至理，目较常人深刻。尊君渐渐和他成为知交，每次相见，总思常伺身侧。有时太过忙碌，多时未能登门，心中甚是思念。

蒸君如此尊敬八亲王，冷泉院便常遣使致书相存问。多年来，八亲王在世间一直默默无闻，门庭冷落，此时就常有人进出了。每逢节日，冷泉院皆备精美的赠品。蒸君也每逢佳节，必表敬意。有时以玩赏之具相送，有时以实用之物相赠。如此往来，至今已三年了。这年秋末，八亲王举办每年四季皆有的念伟会。此时宇治河边鱼梁上水波声很是晴响，不得片刻安宁，故念佛会只能移往阿阁梨所居山寺佛常堂举行，会期定为七日。亲王离家后，山庄里只剩下两女公子，甚是冷清寂寞。他们每日除了闲坐静思之外，再无其它事干。此间中将黄君已多时未访山庄，甚是想念亲王，便于某日深夜伴残月清辉动身，依旧悄然出门，也不多带随从，便服入山。八亲王的山庄位于宇治河这边岸上，不须舟楫渡河，骑马便可抵达。马蹄渐入深山，草木愈发深茂，云雾迷眼，几乎难辨路径。树叶上晶莹露珠随山风狂洒四野。暮秋晚间，本就略带寒意，此刻衣衫受露湿透，便觉寒范肌肤了。此种经历于蒸君并不多得，故其一面凄凉难禁，一面又兴趣盎然。遂吟诗道：“风吹木叶露易逝，无端泪落更难收。”又恐惊动山民多生事端，便令随从谨慎行走，不可发出声响。穿过柴篱，渡流水温偏之浅涧，皆悄然而行，踏湿了的马足也小心翼翼。但勇君身上的香气无法隐藏，随风四散扬溢。山家睡醒者皆颇为惊异；未觉有谁打此经过，异香从何而至？

将近宇治山庄，忽闻琴声入耳，却不知所奏何曲，惟觉其调甚凄婉悲凉。蒸君想道：“早闻八亲王素喜奏乐，却一直未能亲闻。今日逢此机会，真乃三生有幸。”遂步入山庄，静心赏听：此乃琵琶之声，黄钟曲调。虽为世间常曲，恐因环境之故，加之弹者心境凄凉，故乐音入耳，甚感异常。其反拨之声清脆悦耳。又间有凄婉雅然之箏声，断续奏的，颇有妙趣。蒙君意欲驻足悉心欣赏，正想躲藏，不料身上香气早被人发觉。一巡夜男子走了过来，对蒸君道：“亲王恰闭居山寺，小人即刻前去通报。”董君道：“不必了！功德限定日期，岂可前去打扰？但我如此披星戴月，踏霜破露而至，空归确有扫兴。烦请告知小姐，推得小姐为我道声‘可怜’，我便无憾了。”这丑陋男子笑道：“小人即刻让侍女传告。”言毕转身欲走。袁君急将他唤住：“且慢！我早闻你家小姐弹琴技艺卓绝，今日天赐良机，可否找一隐藏处所容我藏身静赏？冒昧前去打扰，她们势必皆停止弹奏，岂不可惜。”黄君容貌丰采神俊，即便这粗莽耿直的男子，看了也极感动，肃然起敬。他答道：“我家小姐惟在无人之时方愿弹琴。若遇京中人来，即使是卑微仆役，她们亦静寂无声。大约是亲王本不愿更多世俗之人知晓我家两位小姐，故不让其抛头露面。此乃他亲口所言。”蒸君笑道：“如何藏得住呢？他虽隐秘若此，但世人皆已知晓你家有两个绝色美人。”接着又道：“领我去吧！我非好色之徒。只因好奇，想证实她们确否丽于平常女子。”那人叫苦道：“这可麻烦了！我做了这不知深浅之事，日后亲王知晓，定要骂我。”两女公子居所前面，竹篱环绕，间隔森严。这巡夜人遂引蒸君悄然前往。蒸君的随从则被邀至西边廊上，也由这人招待。

蒸君将女公子住处的竹篱门推开一隙，悄然向内探望，只见几个侍女正婢嫔立于高卷的帘前，眺望夜雾中的迷蒙淡月。檐前一瘦弱女童，身着旧衣，似乎不堪这深秋夜的寒意。另外几个侍女，神情与那女童并无两样。室内一人，只在往后微露一点身影，面前横陈一把琵琶，手里正把玩那个拨子。朦胧淡月忽然明朗起来，这人道：“不用扇子，用拨子亦能唤出月亮来。”说着举头望月，那姿容甚是娇艳。另有一人，背靠壁柱而坐，身体偏于一张琴上，微露笑意道：“用拨子招回落日尚有理，但你却言招月亮，可让我迷惑了。”那笑颜天真优雅胜于前者。前者道：“虽未能招回落日，但这拨子与月亮真有缘呢。”两人随意闲雅谈笑，极为亲昵，那神态同世人所传言迥然不同，惹人怜爱。意君心想：“先前听年轻侍女讲读古代小说，书中常有深山野林秘隐绝色美人之类故事。当初以为不过是编书人胡编乱造而已，不想今日亲见，果有此类风韵幽雅的好去处。”他的心思此刻全系于此两位女公子身上。此时夜雾笼罩，无法看清院中。素君心中暗暗祈求月亮能够再明亮些。正在此时，隐约听见有人小声道：“户外有人偷看。”那帘子便立刻放下，人皆退入

内室。然而并不惊慌，仍是从容不迫，悄无声息地躲避里面，衣衫的级拳之音未曾听见。温柔妩媚之态。令人折服，秦君不由深叹其风流高雅。

他蹑手蹑脚地离开竹篱，行至外面，遣人回京，叫家中派车来接。又对那巡夜人道：“此次不巧，无线会见亲王。却有幸聆听小姐琴声，真乃三生有幸，此心已了无遗憾。烦你通报小姐，容我略诉顶霜踏露而来之苦。”值宿人马上进去通报。两位女公子未曾料到他会暗中窃听，深恐适才逸居闲处之状已被他看到，不觉十分害羞。回想当时确有不同寻常的香气幽幽飘来，因出乎意外，竟未能察觉，真乃太疏忽大意了。心中因而惶惶不安，愈觉羞愧无颜。秦君在外不见传信侍女前来领见，又念凡事都该机智随俗，不应墨守陈规。且夜雾正浓，便径直走到刚才女公子居室帘前坐下。几个侍女慌乱中不知所措，只神情紧张地送出一个蒲团。黄君启齿道：“叫我坐于帘外，难免太不客气了。若非我真心诚意，怎么会不顾山路崎岖而来探访？此礼太不相称。我每次来都身受霜露之苦，小姐难道不能体察我的心吗？”说时态度颇严肃。请青年侍女中竟无人善对。大家羞惭之极，恨不能遁地而去。这实在太不象话了！这时，便有人到里面去叫已经睡了的老诗文。但她起床也费了不少时候。久久没有回音，仿佛故意让人难堪。正无计可施之时，大女公子说道：“我等不通礼节，难以出来以礼相待，乞请恕罪。”声音优雅温柔，轻微得难以听见。表君道：“以我浅见，明知人之苦心却假装漠然不知，乃世人之常态。大小姐亦如此对我，实在令人遗憾。亲王大智大慧，得以彻悟佛道。小姐早晚侍奉在亲王身边，久蒙熏染，料想对世间万事皆已洞悉。我今有难忍；心事，想必小姐亦能明白。但请毋视我为平常纨绔子弟。婚姻大事，曾有人热诚撮和。但我立志向道，决不动摇。此种故事，小姐定有耳闻。我所企求的，只是在闲居无聊之时，能与卿等共度些须时光。你们在这山乡抑郁苦闷之际，亦可随时召我，我当立即赴会。倘能如此，此心足矣。”他一口气说了这许多。但大女公子害羞之极，竟不能作答。此时老侍女已经出来，乃前去应对。

这老侍女心直口快，开口就嚷：“啊呀，真是罪过啊！竟让大人坐在这里！应该让大人到帘内未坐才是啊。你们年轻人真是不识高下啊！”她嘶哑着声音毫不留情地责备侍女们，两女公子都感到极不自在。只听她对蒸君说道：“真是贵客啊！我家亲王寡居独处，颇为冷清。连应该来访之人，也都不肯赏脸到这山乡，愈来愈觉疏远了。难得中将大人一片真心，诚恳相问，我们这些下人也不胜感激呢！小姐们内心对你亦甚感激，只因年轻人面薄，所以对你招待不周。”她无所顾虑地信口而言，令小姐们颇难为情。但这老侍女人品高尚，言语大方。于是蒸君答道：“正感尴尬，你如此说，我甚感欣幸。有你这深明事理的人在此，我便无所担忧了。”侍女们在帐屏后边窥看，只见他倚柱而立，渐渐明亮的曙光照见他身着便服，襟袖亦被露水打湿。一股世间罕有的异香从他身上飘逸开来，令人惊异之极。这时老侍女带着哭腔对他道：“我害怕话多获罪，因此常常沉默不语，将往事理在心底。但往事颇令人感慨，常使我很想寻一良机，向你如实细禀。我确经念佛时，一向将这心事作为祈愿之一。大概是神佛终被感动，使我今日有此机会，实在是庆幸之至。然而还未开口，眼泪已经盈满双眼，无法开口了。”她浑身颤栗，不胜悲伤。黄君见此情状，寻思老年人易感动流泪。但这老娘不同寻常的悲伤，却使他非常诧异。便对她道：“我前来探访，已有多次。只因没有遇到似你这般明白事理之人，每次总是踩着露湿的山路，打湿了衣裳败兴而归。幸喜今日遇到你！请将你想说的话尽情向我倾诉吧。”老侍女道：“此种良机，恐怕很难再有。我已这把年纪，说不定哪天就一命呜呼，不能再见到你。今日与你一叙，只是想使您知道世间曾有我这个老姐。我闻知在三条宫邪服侍三公主的小侍从已经死去，昔日与我很要好的人，大多辞世。我也是垂暮之年才得以返京，在此作诗女已有五六年了。你可知道，对当年叫做红梅大纲言的兄长柏木卫门督之死，有一种传说？想起柏木卫门督逝世，仿佛刚过去不久。那时如此悲伤，流了那么多眼泪，使人感觉至今还不曾干呢。但屈指一算，日子过得真快，转眼您已经长大成人，恍若梦中。这位已故的权大纲言的乳母，是我并君之母。因此我曾朝夕伺于权大纳吉身侧，对其甚是了

解。我虽身份低微，但他常将埋藏于心中的话向我诉说。后来病势危急，大限将到时，又召找到病床前，嘱咐我数句遗言。其中有些话确实应该告知于你。但我今天只能说到此。若你想知，待我有机会再一一告诉你。这些侍女们窃窃私语，定在怨我话多，这也难免。”她于是打住了话头。

黛君闻此，犹如听到一阵梦话，十分惊异。但这是他向来所疑之事，如今老侍女亦提起，急欲探个究竟。然而今日人多口杂，不便探问。况且猛然听人诉说往事直到天明，那也太无趣了。于是便道：“你所说的我不大清楚。但既为往事，我也十分感动。日后倘有机会我一定要请你详细地告诉我。雾快散了，我衣衫不整，睡眼朦胧，小姐们见了恐会怪我轻薄，因此不便久留，不胜遗憾。”说罢，便告辞而去。此时遥遥传来八亲王所居山寺的钟声，袅袅不绝，浓雾仍到处弥漫。此情此景，使人想起古歌“白云重重隔”。“峰上白云多”之句，觉得往此深山野处实在是可悲可叹。袁君颇同情这两位女公子，猜想她们闭居于此深山之中，必然寂寞无聊，愁思无限。便吟诗道：

“供尾山景浓雾锁，晨晚欲还归途迷。真凄凉啊！”吟罢频频回顾，踌躇不忍离去。其俊逸风采，即使见多识广的京中人见了，也将叹为观止，何况山乡侍女？她们想转达小姐答诗，却羞涩难以启齿。大女公子只得亲启来唇，低声吟道：

“层云叠嶂秋雾绕，此时更难觅归道。”吟罢轻声叹息，颇为动人，周围一带虽然无甚景致，然而蒸君却不胜留恋，难以离去。天色渐明，他终怕人看清面容，只得快快而去，心中想到：“见了面，欲说之事反倒少了。不过此时大家还不甚相熟，互相交谈极不自然。待稍稍熟悉之后，再向她诉说。不过她们将我作寻常男子对待，如此不明事礼，实在出乎我意料，太可恨了。”便走进值宿人为他特备的西厢中，坐在那儿遐想遥望。此处正好能够望见宇治川鱼梁，只见许多人都站于鱼梁上，不知在干些什么。随从当中有知渔业的人道：“渔梁上捕冰鱼的渔人好多啊！可是冰鱼很久都不游到滩边，他们都很扫兴呢。”黛君想道：“他们在简陋的小舟中略装些柴，为了生活而忙碌奔走。这水上生涯真是漂浮无定。但仔细想来，世间有谁不和这小舟一样漂泊呢？我并不泛舟，而住在琼楼玉宇之中，却也未必能如此安居一世呀！”便命取来笔砚，赋诗一首赠予女公子。诗云：

“泛舟浅水滩，湿润双衫袖。知悉桥姬心，青衫双泪透。想必愁绪万端吧。”写好即交值宿人送去。深秋早晨即已寒气彻骨，值宿人冻得浑身起疙瘩，拿着诗走了进去。大女公子想到这答诗用的稿笺，须是特别贫香，才不失体面。又想此时答诗，须得神速，便立刻提笔写道：

“宇治千帆过，守神愁满川。朝夕水溶袖，可怜早朽烂。真乃‘似觉身浮泪海中’④笔迹秀丽整洁，秦君看罢，觉得甚是漂亮雅致，不禁心驰神往。但闻随从在外叫：“京中车到了。”蒸君对值宿人道：“待亲王回府之后，我定当前来拜访。”便将被雾打湿的衣服脱下，送与这值宿人，换上从京中带来的便服，登车往京城奔去。

黄君回京之后，常常念及老侍女兵君的话，心中无法平静。而当忆起两位女公子时，那美丽的容颜便又浮现在他眼前。他想：“要弃却红尘，毕竟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”学道之心便有所动摇。他给女公子写了一封信，不用求爱的情书口气，而用略厚的白色信笺，选了一枝精致的笔，用鲜丽的墨汁写道：“昨夜冒昧拜访，你们一定很怪我的无礼吧？然而行迹匆匆，未能尽达心曲，不胜遗憾，今后再拜访时，尚望你们应允我昨夜的请求，容我在帝前晤谈，勿须顾虑才好。令尊入山寺礼佛，功德圆满，我已探悉其归期。届时定将前往，以慰雾夜拜访未遇之憾。”文笔流畅。他派一左近将监特送此信，嘱道：“你将信拿去交与那个老侍女。”他又想起那个值宿人受冻的模样，很同情他，便用大盒子装了许多食物，一并给值宿人带去。次日，黄君又派人去八亲王所居的山寺。他想近日天寒地冻，山中增人一定非常辛苦，且八亲王住寺多日，对僧众也应有布施才是。因此准备了许多绢绵，道使奉赠。送到时，适逢八亲王功德圆满，即将归家。便将绢、绵、贺裳、衣服等物分赠给修行僧众，每人一套。全寺僧众无不感恩。那值宿人穿了黛君所赠的华丽便袍。这

袍子用上等白线制成，柔软舒适，带有莫名的异香。然而这个山里人哪曾穿过这等施子？因此他穿在身上极不相称，遇见他的人都取笑他，使他局促不安。这袍子穿于身上，稍一行动则香气四散，使得他不敢随意走动。因此心中十分懊恼，便想除去这种惹人取笑的讨厌香气。然而此乃贵族人家的衣香，如何能洗脱？

蒸君奉读大女公子的回信，只觉得清丽悦目，措词恳切坦率，不禁深为赞赏。大女公子的侍女们告知八亲王：“素中将会有信给大小姐”。八亲王看罢信，说道：“此信没有什么。你们若将它视为情书，那就错了。这位中将与寻常青年男子相异。他心地坦荡无私，人也正派光明。我曾隐约地向他透露过身后有所嘱托，所以他才这般关。心。”八亲王亲自写信致谢，信中有“蒙赠种种珍品，山中岩屋几乎难容”等语。黛君便欲近期再访宇治。又思：‘三皇子曾对我说’在深山中居住的女子，如果长得非常漂亮，倒别有一番风韵。’他既存此幻想，我倒不妨将情状告知他，刺激刺激他，让他心中不得安宁。”便于一个闲静的傍晚前往三皇子住处。照便闲语一番，复提起宇治八亲王的话，详细讲述那天拂晓时分窥见两女公子面容之事。三皇子听了十分兴奋。袁君暗想，果然如我所料。便又继续绘声绘色描述，借以打动其心。三皇子听后，恨恨地说：“那么她给你的回信，你为何不也给我看看呢？换作我，早就给你看了。”蒸君答道：“岂敢！你收到了那么多女子的信，连只言片语也不曾让我知晓呢！总之，这两位小姐，非我这种门外汉所能独占，故我邀你前去看一看。可是你出身高贵，你去合适吗？世间只有地位低微之人，为了猎取美色，才可无所顾忌的拈花惹草。像这种偏僻之地被埋没的美人可多呢！然而像这种看得顺眼的女子，默默地闲居于荒郊陋舍，只有在山乡地方才会出人意料地遇上。我方才所说的那两个女子，生长于超然世俗的圣僧般人家。我向来以为她们毫无风韵，未曾将她们放在眼中。别人谈起时我亦不屑一听。哪知她们与我想象中的竟完全不一样。倘若那月光中没有看错，简直就是个完美无理的美人。无论品貌和姿态，都无可挑剔，真可说是个梦中佳人。”三皇子听得心生羡慕。他想：“蒸君这人对于寻常女子向来不甚动心。如今他却极力赞美，可知这两个女子一定是超凡脱俗之人。”心中对她们产生了无限爱恋。他劝蒸君：“劳你再去细心看看如何？”他对自己行动不能自如而十分厌烦。蒸君见此心里暗觉好笑，答道：“不好，这种事情可不能干！我已发下誓愿，对凡尘之事，永不关心。即使片刻也不能破例。逢场作戏之事我也断然不作。如果不能自我约束，那就有违初衷了。”三皇子笑道：“啊，好神气啊！就像一个得道高僧似的。我看你真正能熬到几时。”事实上，蒸君一直放心不下的，是那老诗文隐约所提之事。他比以前更想弄明白这件事，心中又感伤，因此即便美人在侧，或者闻知某家女儿长得漂亮，他也全然听不过去。

转眼十月到了，黛君于初五六日再往宇治访问。从者皆道：“近来鱼梁上景致正好，不妨顺便去看看。”黄君说：“何必呢！人生无常，跟冰鱼o相差不多。鱼梁又有甚好看呢？”因心情不佳，沿途风景一概无心浏览。他乘坐一辆轻便的竹帘车，身着厚绸常礼服和新制的裙子，故意朴素装扮。八亲王诚心迎接，以山乡式的筵席来款待他。黛君也觉得别有一番风趣。暮色已至，他们将灯火移近，共同研读最近所习的经文。并邀阿阁梨下山，为之讲解教义。深夜，宇治J!1上刮起了狂风，水波所卷起的哗哗声以及秋风扫落叶之声，使这里甚为凄厉可怕。袁君彻夜未眠。他掂量着天将黎明，不由想起上次拂晓听琴之事。便提出琴音最为感人等话题，对八亲王道：“（次拜访，在破晓浓雾笼罩之时，模糊听得几声悠扬的琴音妙律，却未能满足耳福，甚觉遗憾。”八亲王答道：“我已戒除声色，从前所学的都已忘得差不多了。”但仍命侍者取过琴，说道：“要我弹琴，甚不相称。你得稍作提示，我方可回想得出来。”便命取琵琶来，功黛君弹奏。黄君遂弹起琵琶，与八亲王奏和。稍久，尊君又道：“我上次股俄听到的，好像不是这琵琶之音。可能那琵琶音色独一无二，所以声音特别美妙吧。”兴致减退，便无意再弹。八亲王道：“你这话可就差了！能使你赞赏的技法，怎么会传到这山野小地呢？你的夸奖未免过分罢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弹起七弦琴来。那声赛哀婉怨凄，如泣如诉，透入肺腑。此种凄凉的感觉大

概是由这山中松风引起的吧。八亲王作出久未操琴、非常生疏之状，只弹了较为熟悉且韵味十足的一曲，便不弹了。他说：“我家里也有人弹琴，不知何时学会的。我偶尔也曾听到，似觉弹者稍有体会，但我从来不曾指点。不过是随意抚弹罢了，不成体统，只能和水波之声相应。尚无腔调可言，弹奏的声音定不会使你满意。”便对里面的女公子道：“弹一曲吧！”女公子答道：“我们不过私下玩玩，不曾料到被人听见，这已使我们羞愧之极，哪里还敢在着前献丑呢！”说罢便躲进里面，不肯弹奏。父亲多次劝说，她们一概回绝。袁君十分失望。八亲王心里想：“把两个女儿教养得如此古怪，就像未曾见过世面的乡下姑娘。这哪是我的初衷？”他甚觉无颜，便对餐君道：“我在此教养两女，没有让人知道。但我有生之年已为数不多，朝夕难料。而这两女尚年幼，我很是担心她们将来生活流离，不得安定。就此一事，使我放心不下，难以安然往生极乐。”他说得十分恳切。蔡君深为感动，答道：“我虽不能胜任保护之人，但您可视我为亲信。只要我还活于此世上，则断不会辜负你的嘱托。”八亲王感激涕零，答道：“要是这样，我就放心了。在此先行谢过！”

天将破晓，八亲王即上佛堂做早课。蒸君便叫来那老侍女共君问话。这老侍女是侍奉两位女公子的，年近六十，然而态度高雅，善于应对，丝毫不像平常侍女。她一提起已故权大纳吉日夜焦虑，以致于卧病不起的情形，便十分伤心，泪流不止。蒸君想道：“这些旧事，即便与自己无关，听了也让人感慨不已。何况这是我多年以来就希望知道的。我常拜佛祈祷，希望明示当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事情，竟使母亲削发为尼。定是长期向佛祈祷而得佛力拥护之故，才有缘听到这梦一般可悲可叹的往事。”他的眼泪也禁不住流下来。后来说道：“然像你一样知道当年那些往事的人，如今世上一定还有。但不知这种让人惊异又觉可耻的事，其他人会不会传播出去？事隔多年，我还从未听说过呢。”并君答道：“这些事只有小侍从和我知道，我们从未向人说过。我虽然只是一微不足道的侍女，地位卑微，却蒙权大纳吉厚爱，有幸随时侍奉左右。故此间详情，我们都知道。权大纳吉胸中十分苦闷之时，只是偶尔叫我们两人传送书信。关于此事，我实在不敢多言，尚望见谅。权大纳吉弥留之际，对我也略有遗言。我这微贱之身，实不能担此重托。因此时常念及，思考用什么办法才能向您转述遗言。每诵经念佛，也常以此事为愿。而今果然应验。可见这世（佛菩萨毕竟还是有的，真是谢天谢地。此外我手中还保存有一样东西，你一定要看看。先前我曾想：如今肯定没有办法了，不如烧了它。找身难料，未定哪一日突然死去，此物难免不落入别人手中。故一直很担心。后来见您常到亲王家来，我想定有时机，心中才稍稍安定，也更有勇气忍耐了。今天果真等到了机会。这便是命呀！”一边哭一边告诉蒸君他诞生时的详细情况。”又说：“权大纳言逝世之后，我母亲忽患重病，不久也死去。我情感伤心，身着两重丧服，日夜忧愁悲叹。此时恰有一个对我暗用心机之人，花言巧语将我骗去，带着我到西海尽头○的住地去了，与京中全然断绝音讯。后来这人死于住地。我离开京城十多年了，今重返故土，真是恍如隔世。这里的亲王是我父亲的外甥女婿，我自幼常在他家出入，就想来依附于他。又想我已不能列入侍女之列，冷泉院弘徽殿女御往日与我要好，当去投奔她。然而又觉无颜，终于未去见她，遂变成了林中朽木亦不知小侍从何时去了。昔年妙龄之人，今大都辞世。我这条老命如今还苟活于世，其实十分可怜，偏偏又不死，徒留于世。”不知不觉之间，天色已经大亮。黛君道：“不说也罢！这些往事一时也说不完。以后找个不必防人听见的时候，我们再好好谈谈吧。我仿佛记得：那个小侍从是在我五六岁时心病突发而死的。我若没有见到你，则将身负重罪，了此一生！”并君拿出一只小小的袋子来，袋内装着一大叠已经发霉的信件。她将袋子交给黄君，说道：“请您看罢就将它烧毁吧。当时权大纳言对我说：‘我已经没有指望了。’便将这些信全部整理起来，交付与我。我原想再见小侍从时交与她，托她代为转交，却想不到她却永远地离去了。我非常悲伤，不仅因为我和她交情甚厚，更为了不辜负权大纳言之托。”表君装作没事样的接过信，藏入怀里。他想：“这种老婆子，会不会将这件事当作

奇闻传扬出去呢？”颇不放心。但这老侍女再三发誓，说“决不向任何人透露。”他又觉得或许不会，心中犹疑不安。早餐时蒸君胡乱吃了一点东西，准备告辞。乃对八亲王道：“昨日是朝廷假日。今日宫中斋事一完，冷泉院的大公主患病，我须得前去看望一下，因此没有空闲。待我将诸事办妥，且山中红叶还未凋零之时，定再前来拜访。”八亲王欣然应道：“如此赏光，真使山居添色不少。”

黛君一回到家，即拿出装信的袋子。只见这袋子是用中国的浮纹统做成的，上端绣着一个“上”字。袋口用细带束着，打给处贴着一张小封条，写着柏木的名字。黄君在启封时惴惴不安。打开袋子一看，里面装着各种颜色的信纸，是三公主给柏木的回信。又有柏木亲笔信：“我今病情危急，大限将至。以后即便比这更简短的信，我也再不能随意写给你。然而对你的爱恋，却愈发深刻！想起你已削发为尼，悲痛无比……”其信很长，写满了五六张陆奥纸。字迹奇怪，犹如鸟迹，并附诗云：

“吉今辞尘俗，披剃着级衣。我欲永世别，孤魂更悲凄。”最后又写道：“喜讯亦已知晓。知此予幸蒙庇护，我心略安，然“小松呈生机，偷生岩根下。若存生在世，旁观亦解意。”写到这里，笔迹零乱不堪，似乎又写不下去了。信封上写道：“侍从君启”。这只袋子几乎被虫蚀殆尽。那信件十分陈旧，霉气难闻，然而字迹却很清晰，就像新近才写的一样。文句也很顺畅，值得细读。尊君想道：“正如非君所说，这样隐密的东西，倘若落入他人手中，真不知如何是好！此类事情，怕世间少有吧。”他暗自垂泪，愈发悲伤。本打算今日入宫探望病人，但因心情抑郁，未曾前往，便去拜见母亲。只见三公主神情专注，正一心一意地念经。看见他来，好像略觉不便，便藏过经卷。尊君想：“我又何必揭穿她这些秘密呢！”只好将此事深埋心底，独自悲叹连连。

第四十七章 柯根

二月二十日前后，匈兵部卿亲王亲赴初做进香。他早有此打算，只是一直未能如愿。此次决然前行，多半是因为途中可在宇治泊宿。有人道：“宇治”与“忧世”同音，此行不祥。但旬皇子却不理会，认为此乃无稽之谈。此次进香声势浩大，随行之人甚多，其中不少是高官贵族，殿上人更不必言了。整个朝廷几乎是倾巢而出了。六条院主源氏传下来一处御赐山庄，现已归属夕雾右大臣，位于宇治河岸边，别墅内部异常宽敞，景致优美。故将此处定为匈皇子前往进香与途中宿泊之处。因临时发生不祥之事，夕雾右大臣听奉阴阳师的劝告不便亲迎匈皇子，便派人向他致歉。匈皇子。动中稍感不快，但听说由蒸中将前来迎候，随即高兴起来。如此自己便可以托他向八亲王那边传递音信，所以反而感到称心。想是旬皇子嫌夕雾右大臣向来过于严肃，与他亲近不得。夕雾的儿子在大并、侍从宰相、权中将、头少将、藏人兵卫佐等一同前来。

旬皇子是今上和明石是后最为宠爱的人，世人也都特别看重。尤其在六条院中，因为他是由紫夫人抚养成人的，所以上下请人皆视他为主君。今日在宇治山庄迎候他，特别为他准备了一桌山乡风味的盛筵，真是别具一格！又捧出各种棋类玩物来，让旬皇子尽兴玩了一日。匈皇子很少外出旅行，觉得有些疲惫，深盼能在这山庄多闲见日。他休息了一会之后，到了晚上，便命人奏乐，以资消遣。

在这远离尘嚣的宇治山庄里，夜阑人静。那宇治冰冷的波涛声，应和着这边奏出的管弦丝竹之音，甚是悦耳。彼岸的八亲王，与这里仅一水之隔。弦乐之音随风而至，听来一十分清晰。于是，这乐曲声便勾起了他对如烟往事的回忆，不禁自言道：“这笛音真是婉转清幽！可惜不知是谁吹的。从前我听过六条院源氏吹奏横笛，觉得他吹出的笛音极富情趣，很是动人。但听现在这笛声，使人觉得有些做作，很像是源氏的妻舅致仕太政大臣那族人的笛声。”又自语道：“我早已脱离了这种生活，与世隔绝，寄身佛门，欲忘身外之事，已有多数年，恍惚地度着岁月。那逝去的日子早已和我绝缘。想起来真没意思啊！”此时他便想起了两位女儿的身世处境来，很为她们担忧。心想：“难道就让她们终身笼闭在这山

里么？”又思忖道：“迟早要出嫁，不如许给蒸中将罢。但又担心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至于轻薄之人，也决不能做我的女婿。”想到这些，便心乱如麻。加之此处沉闷寂寞，短促的春霄似是难捱的冬夜。至于旬是子在欢乐的旅途中，一觉醒来，早已无明，恐怕只嫌春夜太短呢！旬皇子觉得游兴未尽，便欲于此逗留几日。

正值仲春，此间碧空如洗，春云暖暖。樱花有的已经开始飘零，有的正在争芳吐艳。河边风拂弱柳，倒影映入水中，显得优雅脱俗。这在难得见乡村野景的京中人眼中，实在新奇，使人留恋不舍。蒸君不愿错失良机，意欲探访八亲王。为避人耳目，便欲独自驾舟前往，却又担心有轻率之嫌。正在踌躇之际，八亲王来信了。信中有诗道：

“山风吹送神笛韵，遥闻元宵仙乐声。中间隔有滔滔浪，无缘逢见娇娇君。”那草书字体潇洒，很是美观。旬皇子对八亲王早就心向往之，听说是他的来信，便来了兴致，对董君说：“这回信就让我来代写吧！”便提笔写道：

汀洲白浪重叠多，恰将两岸相分隔。好风吹自宇治川，殷切惠通音讯来。”

冀中将决定即刻前去拜访八亲王。他又邀集几个有丝竹之好的人同行。一路吹奏《酣醉乐》，乘船直往彼岸。八亲王的山在依山傍水，而临水这一方又筑着石阶回廊；沿石阶可到达水面，极富山乡情趣。众人皆弃舟登陆，拾级而上，觉此山庄颇有意思。室内光景也不同于别处：竹帘屏风带着山乡特色，异常朴素典雅；各陈设布置，也都别具一格。今日因为有远客光临，里里外外一尘乐《樱人》改弹为壹越调，音色尽皆优美元比。众人都想借此听听主人八亲王操他擅长的七弦琴。但八亲王却只管弹箏，时而有意无意地和客人们合奏。众人大概是从未听过他弹箏吧，似觉他的箏音精妙优美，都为之动情。八亲王安排了颇富风情的山乡式筵席招待来客。更有出人意料的是：有许多出身并不低微的王孙贵族。例如资历很老的四位王族之类的人，个个穿戴整齐，奉进酒。想必是预先顾念到八亲王家招待这班贵宾缺乏人物，盛宴带有古风的乡土方式。来客之中，不乏有私下同情住在这山乡的女公子的孤寂生涯的人吧！尤其是留在对岸的旬皇子，因他的身份地位，不能随意行动，竟感到异常苦闷。他觉得这机会难得，忍耐不住，便命人扔到一技美丽的樱花，差一个容貌姣好的殿上童子，连花带信送去。信中写道：

“樱花纷绽处，留连游人恋。折撷花枝好，插鬓效君率。我正是‘为爱春郊宿一宵’。”意思大抵如此。两位女公子竟不知该如何回复，无所适从，心甚烦乱。那老侍女道：“这般仓猝，如若认真细看，便延误回信，这样反而不好。”大女公子便叫二女公子执笔写道：“游客赏春山，偶立土垣前。贪念春花好，故采杨鬓边。你不是‘特地访春郊’吧！”笔法很是自然美观。此时音乐从隔川两庄院中响起来，遥相呼应。江风来回吹拂，仿佛有意传情，令人甚觉音乐悠扬悦耳。

皇上派红梅藤大纳言前来迎接旬是子返宫。旬皇子无奈，只想另觅机会重游。于是，大队人马浩浩荡荡返回京都。贵族公子尽皆游兴未尽，一路依依不舍，频频回首。此时樱花盛开，群芳争妍，春色无限美好。众人乘着这一路春光，即兴吟诗、和歌。为避烦琐，不再一一举出。

旬皇子在宇治时心绪不宁，和两位女公子通信也未尽心意，；动中甚是不甘。因此回京以后，不用黄君从中传信，使经常写信使人直接送往宇治。八亲王看了他的信，对待女们道：“这信还得回复。但不能当情书回，我想这皇子定然生性风流，听说这里有两个小姐，便心生好奇，写了这些信来开玩笑吧！”他劝女儿回信，二女公子便依父亲之意回了信。大女公子是个矜持稳重的人，对于情场艳事，她是决不去关心过问的。八亲王偏居山乡，苦度孤寂的岁月，常常怨恨时光难逝，心中愁绪日渐堆积。两位女公子年龄日渐增大，如今竟出落得如此花容月貌。这不但没有给八亲王带来快乐，反倒更增添了许多愁苦和牵挂。他常想：“倒不如长得丑些，那么埋没在这山乡里也不觉得可惜，我心中也就没有这么难受。”为此，他心中甚是苦恼。此时大女公子二十五岁，二女公子二十三岁。

八亲王坎坷一生，对尘世已无眷念。惟有每日虔心念经诵佛，以求通往西方极乐世界。唯一令他牵肠挂肚的是两个可怜的女儿。因此他的随从都替他担心，他们推想：即使八亲王道心坚强无比，但到了临终时想到两个女儿，正念定会混乱不堪，从而影响到来世。八亲王心中早有打算：一旦有一个稍为合适的人，不失我面子，且真心爱我女儿，即使不甚称。已如意，我也可以将女儿嫁给他。可眼下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，只有几个浪荡轻薄儿，偶然知道我有两个女儿，只是凭一树兴趣，便写来求爱信。他们是不把我这没落亲王看在眼里，故意来戏弄的。八亲王最痛恨这些人，一向毫不理会。只有那位旬皇子，始终真心爱慕追求，不到手决不死心，这想必是宿世因缘了。

这一年秋天，宰相中将餐君升任中纳吉，在朝廷的声望越发显赫了，可是他依然愁绪满腹。他多年来一直小虾疑虑：自己的身世究竟如何？如今了解实情之后，反倒生出更多的愁苦来。想到他的生父因忧惧而死，便决心代父修行佛道，希望借此减轻他的罪孽。蒸君很可怜那个老齐君，常在私下照顾他。

素君想起很久不见八亲王，便动身前往宇治。此时正值初秋七月。京城里还看不出些许秋意，但一到音羽山附近，便觉秋风习习了。相尾山一带的树木已经略见斑驳的红印。山林深处，景色美丽而新奇。素君此次来访八亲王比往常更受欢迎。他向蒸君倾诉了很多心里话，向他嘱托道：“我死之后，请在闲时，常来看看我这两个女儿，请勿忘记了她们。”蒸君忙答道：“以前您早已嘱咐过我，侄儿已记挂在心，决不懈怠。侄儿对俗世已无甚留恋，一生无所追求。世间的一切对我来讲都如同浮云，毫无意义。尽管如此，所托之事只要我尚有生息，便将牢记于心。恳请皇叔放心。”八亲王感到无限欣慰。夜色渐深，月出中天，似觉远山都近了。八亲王专心念了一会经之后，便和蒸君闲谈。他凄然道：“现今世间不知怎样了。以前于宫中，每当此月明如昼的秋夜，必在御前演奏音乐，我也常常参与其间。那时，宫中把所有弹奏技艺高的人聚集起来，参与合奏。但此种演奏韵味不足，倒不及几个技艺纯熟的女御、侍女的随意弹奏。她们在清静的明月之夜奏出悠扬悦耳的乐曲，那琴声特别动人心魄，耐人寻味。她们在内心里虽不大和睦，但从不在表面上显露出来。外表虽然纤弱，却能扣人心弦。正因为如此，佛才说女子有深重的罪孽。就父母爱子的辛劳而言，男子是不大需要父母操心的。而女子呢，如果嫁了一个轻薄之人，即使是命运所迫，无可更改，为父母者还是要为她伤心。”他说的是平常人之事，但他自己哪里又不怀着此种心情呢？尊君推究他的内心，便很是问情地。答道：“侄儿确已不再留恋世俗之事。自身也毫无一门精通的技艺。惟有听赏音乐一事，却实在难于舍弃。所以那位释迦牟尼的弟子迦叶尊者，闻琴声而忘威仪，翩翩起舞。”他以前听到女公子们一两声琴声，常觉不能展足，希望能再听到。八亲王想必是知道了他的心巴，便欲用女儿的琴声作为他们互相亲近的开端，所以亲自走进女公子室中，恳切地劝她们弹。大女公子取过箏来，只略弹数声便哑无声息了。此时万籁俱寂，室内甚为肃静。天空气色与四周光景都很动人。尊君心驰神往，颇有与女公子们随意演奏之意。然而女公子们不愿与他合奏，大约是有所顾忌吧。八亲王道：“我现在让你们熟悉一下，以后你们好自为之吧！”他准备上佛堂做功课去，临走前吟道：

“人离草庵去，日后荒芜时。盼君勤惠顾，不负我此言。今日与君相见，恐是此生最后一次了。只因心中感伤，难于隐忍，对你说了许多有失体统的话。”说罢潸然泪下。蒸君答道：

“我自长结契，顾拂此草庵。终身殷勤护，不敢负君言。且待宫中相朴节会之后，定当前来叩访。”

上次那个老侍女弃君不问自语，蒸君一直记于心中。待八亲王上佛堂会后，便将她唤来，要她继续叙述上次未曾说完的话题。月亮即将没入山中，清光直泻入室。帝内人影窈窕，隐约可见，两位女公子便退入内室。她们见蒸君并非世间寻常的好色之徒，说起话来斯斯文文，有条不紊，有时便也适当对答几句。勇君心中想起旬皇子迫不及待地想会见这两位

女公子。而八亲王如此诚恳地自愿将女儿许给我，我却并不急于得到，便觉得自己毕竟与别人不同。他想：“其实我并不是有意疏远这两位小姐。我和她们如此互相逼问，在春花秋月之时，又可以向她们尽吐哀愁之情与风月之趣，从而博得她们深切的同感。象这样的女子，如果我将她们让与了别人，也太可惜了！”他心中已将女公子据为己有了。

黛君子夜时分告辞返京。他一想起八亲王忧愁苦闷，担心死期将至之态，深觉可怜，便打算在朝廷公务忙过之后再去造访。旬兵部卿亲王打算今年秋天赴宁治看红叶，正为寻找适当机会而冥思苦他木断地遣使送请书去。但二女公子认为他不是真心求爱，但也并不讨厌他，惟将此信看作无关紧要的四时应酬之文，也不时回信给他。

深秋时分，八亲王心情愈发恶劣了。他欲回！回迁居到阿阁梨那清静的山寺中去，以便专心念佛诵经。便将身后之事嘱咐两个女儿：“世事无常，生离死别，在所难免。如果你们另有可以慰情之人，也许他可以消减你们的死别之悲。但你们两人到现在也没有能代替我的保护人，把你们孤苦伶仃地弃在世间，我实甚痛心！虽然如此，但倘被这一点世俗情爱所阻，竟使我不得往生，永堕轮回苦海之中，也太不值了。我与你们同生在世之时，就早已着破红尘，绝不计较身后之事。然而我总希望你们不光顾念我一人，同时顾念你们已故母亲的颜面，切勿有轻薄的欲念。如若没有深缘，万不可轻信人言而离此山庄。须知你们两人的身分，异于普通女子，要有在此山乡终此一生的准备。只要主意坚定，自能安度岁月，尤其是女子，如能有耐性闭门索居，免得身受世人非议，弄得臭名昭著，实为上策。”两位女公子不曾考虑到自己的终身大事，只觉得父亲一旦不在了，自己是片刻也不能生存下去的。此时听了父亲这般伤心的遗训，悲伤欲绝。八亲王心中，早已摒弃一切俗世尘念，只是多年来和这两个女儿相依为命，因此也不忍突然别去，但在女儿更是肝肠欲断，实在可怜。

人山便在明日，八亲王便到山庄各处巡行察看。这本来是一所简陋朴素的住宅，他暂在这里栖身度日而已。但念自己死后，两个女儿又怎么能够长久笼闭在此处呢？他一面暗自流泪，一面念经，实在令人感动。他把几个年龄较长的情女唤上前来，嘱咐道：“你们要好好服侍两位小姐，让我放心离去。大凡出身本来低微卑贱、在世默默无闻的人，子孙衰微也是不足奇怪的。但在像我们这等出身的人家，别人如何看待虽可不顾，但倘过分衰败，实在对不起祖宗，叫人万分困苦。寂寞地安度时日，悄守家规，不坠家声，则外间名声可保，自己也问心无愧。如此，则意义实在非同小可。世间荣华富贵，终不能令人如意称心。故切不可草率从事，让两位小姐委身与品行不端之人。”他准备趁天色未明之时入山，临行前又走进女公子室中，凄然道：“我死之后，你们切勿过分悲伤。应该往开处想，常常玩玩琴箫。如意称心之事，世间少有，故在此切不可执迷不悟。”说罢转身而去，犹自频频回首。八亲王入山之后，两位女公子更觉百无聊赖，她们朝夕相伴，片刻不离，谈道：“倘我们两人之中少了一人，另一人如何度日呢？人世之事，不论现在将来，都是祸福无常，变幻不定的。万一分别了，如何是好？她们时悲时喜。不管游戏玩耍或做事，都同心协力，互相慰勉度日。

八亲王原定今日圆满归来。两位女公子望眼欲穿，盼望他及早返家。直到日暮，山中使者来了，传达八亲王的话道：“今早身体不好，不能返家。想是受了风寒，正在设法治疗。但不知何故，内心似比往日更为惶恐，又怕不能与你们再见了。”两女公子心中大惊，但究竟如何又不得而知，自是心急。连忙将父亲的衣服添加上很厚的棉絮，交使者赶快送去。二三日后，也不见八亲王下山。两位女公子遣使去探问病状，八亲王叫人口头传话，说“并无特别重症，只是有些不适。倘若略有好转，即刻抱病下山。”阿阁梨日夜守护，对八亲王说道：“这病表面看来无甚紧要，但或许是大限已到。切勿为女公子之事忧虑！凡人命由天定，故不须放心不下。”同时逐渐开导他舍弃一切世俗杂念，又谏阻他：“如今更不可下山了。”八月二十日天色凄凉异常。两女公子心中记挂父亲的病，心中犹如蒙着浓雾，昼夜不散。一弯残月破云而出，照得水面明镜般澄亮。女公子命人打开向着山寺

的板窗，对着那边凝望。不久山寺传出隐隐的钟声，可知天色已明。此时山上派人来了，其人啼啼哭哭道：“亲王已于夜半时分亡故。”日来两女公子时刻惦记父亲，不断探听父亲病况如何。此时突然闻此噩耗，惊惶之余，竟致不省人事。女公子伤心欲绝，欲哭无泪，想是早已哭干了，只管俯身在地。死别之事，倘是亲眼目睹，则无甚遗憾，此乃世之常情。但两位女公子不得见最后一面，因此倍觉悲伤。以前她们心中常想：如果父亲亡故，她们便不能在世上生存。故醒来便悲输号泣，只想一同随父亲去了。然而人寿长短自有定数，毕竟强求不得。阿阁梨早受人亲王嘱托，故身后应有法事，都由他一手承办。两女公子要求道：“亡父遗容，我等欲见一下。”阿阁梨只是答复道：“现在岂可再见？亲王在世之时，就早已言本不再与女公子见面。如今亡故，更不必说了。你们应该断了此种念头，务求适应此种心境。”女公子又探询父亲在山时的种种情状，但这阿阁梨道：已坚强，不屑回答此种琐碎之事。八亲王很早就深怀出家之志，只因两女儿无人照护，难忍离去，故生前一直和她们朝夕相依。终受其羁绊，一生始终未离尘俗。如今死别，则先死者的悲哀和后死者的眷念，都是无可奈何的了。

噩耗传来，中纳言董君扼腕痛惜不已。人已别去，心中未尽之言不得而发。如今历历回思人胜无常之态，不禁失声痛哭，泪如雨下。他想：“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之时，记得他曾对我道：‘今日与君相见，恐是此生最后一次了。’只因他生性比别人敏感，惯说人生无常，朝不保夕之言，故我听了此话也没有放在心上。岂知不多几日竟真成永诀！”他反复思量，回首往事，感到追悔莫及，不胜悲伤。便即刻遣使赴阿阁梨山寺及女公子山在吊唁慰问。山庄中的光景好不凄凉，吊客惟有蒸君，竟无别人。两位女公子虽感心烦意乱，此刻也被熏君感动。死别虽为世间常有，但在身当其事者看来，却无法不深感悲痛。何况两位女公子自此孤苦，无人相慰，伤心更是无以复加。蒸君深感同情，推想亲王故后应做种种功德，便准备许多供养物品，送交阿阁梨山寺，山在方面，他也送去许多布施物品，托付那老侍女办理，关怀备至。

两女公子仿佛堕入永无天明的长夜中，转眼已是九月。山野景色凄凉，一片枯黄，加之秋雨集靠，使人不觉黯然泪下，木叶争相堕地之声，温湿流水声，眼泪如瀑布般簌簌而下之声，诸声合而为一，凄婉哀感。两女公子就在其中忧愁度日。众侍女都很为她们担心，生怕如此下去，将不久于人世，便不胜苦劳多方劝慰小姐。山庄里也请有僧人在家念佛超度亡灵。八亲王旧居的房中，供着一尊佛像，作为亡人的遗念。七七中闹居守孝的人，平日出入此间时，都在佛前虔诚念诵。

匈兵部卿亲王也屡次遣使送信来吊慰。但两女公子没有心清回答此种来信！匈亲王不见回信，想道：“她们对餐中纳言并不如此。这明明是有意疏远我了。”心中不免怨恨起来。他原拟在红叶茂盛之时赴宇治游玩，赏叶赋诗。如今八亲王已逝世，未使前往逍遥取乐，心中甚觉扫兴。八亲王断七过了。包亲王想道：“凡事总须适可而止。两女公子的丧父之哀，如今想必淡然了吧？”便在一个秋雨集本的傍晚写了一封长信，信中有一诗：

“草露似清泪，日暮闲愁苦。鹿鸣秋山寒，寂处意何如？对此满温秋雨、凄凉暮色而无动于衷，未免也太不解趣了。值此时节，郊原的野草日渐枯黄，也可使人万般感慨呢！”大女公子看罢信对妹妹道：“我确是不大识情趣的，已几次不回他的信了。还是你写吧。”她照例劝二女公子来回信。二女公子想道：“我不能追随父亲，却于世上苟安偷生，哪有心思写信！想不到哀愁苦恨，直至今日。”又不禁借然泪下，模糊不能见物，便推开笔砚，说道：“哦亦只能勉强起坐，无力动笔。谁言悲哀有限呢？我的忧伤苦恨是有了时的。”说罢悲泣不已。大女公子也觉得她很可怜。匈亲王的使者是黄昏稍过到达这里的。大女公子使人对他道：“天色已晚，未如在此留宿，明晨再走吧。”使者答道：“不敢从命。主人吩咐今晚务必返回。”便急着要走。大女公子颇感为难。虽然她自己心情并未恢复，但觉得心急不能让使者空走了之，只得写一首诗：

“热泪迷双眼，浓雾锁荒山。鸡鹿墙外苦，泣人室内哀。”诗是写在一张灰色纸上的。时值暗夜信笔所致，墨色浓淡不分，也就谈不上写得美观了。只得信笔挥洒，加上包封，即刻交付使者带回去了。

此时风雨欲来，道路阴森可怕。但旬亲王的使者有命于身，只管赶路。即便经过阴森可怕的小竹丛时，也不停辔驻足，而是快马加鞭，不一会就到达官邸。旬亲王见他浑身湿透，便重重犒赏他。随即拆开信来一看，此信笔迹与往日不同，似觉更为老成熟练。两种字体均十分秀美，此次究竟出自何人之手？旬亲王反复细看揣摩，也不得而知，连觉也不睡了。侍女们都很疲倦，在一边窃窃私议：“说等回信，所以不去睡觉。现在回信到了，看了半天还不肯睡，不知此信出自哪位美人之手。”她们大约是欲睡之故吧。

次日朝雾还未散，旬亲王便起身，又写信到宇治。信中有诗：

“雾里失却觅朋道，凄悲鹿鸣殊异常。我也和你们一样的哭泣悲伤了。”大女公子看了信，想道：“回信过分亲切了，不便回信。我等过去全靠父亲一人荫庇，幸得太平无事，平安度日。父亲死后，我们能活到现在，也甚是不易了。今后一旦发生意外，略微轻率从事，则年来为我等日夜操心的父之亡灵，亦将不得安宁。”因此对于男女私情之事，不敢犯下一点差错，便不答复此信。其实她们并非视旬亲王为寻常之人。他那潇洒飘逸的笔迹和精妙恰当的措辞，确是不易多得的。不过她们虽然爱他的信，却认为这男子高贵多情，自己实在难以高攀。因此她们想：“何必回信呢？但愿于山乡度此余生吧！”只有对蒸中纳言，因为来信态度非常诚恳，故这边回信也不疏懒。双方书信往来频繁。八亲王断七之后，黛君亲自前来探访，两女公子正在东室一间较低的房间里守孝。袁君走近房间，让老侍女并君进去报信。两女公子想素君英姿勃发、光彩照人而自己愁云密布，暗淡无光，顿觉局促不安，真不知如何是好。尊导真诚说道：“对我请勿闭口不言。应像亲王在世那样互相亲信，彼此晤谈。对于花言巧语的风情行为我是不习惯的。叫人传言，使我言语难以达意。”大女公子幽然答道：“我等苟延残喘，直至今日，实属意料之事。然而恶梦永无醒期，心中迷乱不已。仰望日月光辉，也会不知不觉地感到羞耻。故连窗前也不敢走近去。”蒸君说道：“你们这样也太过分了。居丧恭谨，确是出于一片深情。至于日月之光，只要不是自心贪求欢畅而出去欣赏，就不算罪过。你们如此待我，令我甚为尴尬。小姐。心中悲哀之状正需要我来安慰呢！”侍女们说：“确实如此，我家小姐的悲哀之深切，无可比拟。承蒙设法安慰，美意实在不错啊。虽然只经过几句淡然的谈话，但大女公子心情逐渐平静起来，也明白了蒸君的一片好意。她没想熏君此次探访只为对父亲的旧交情而来，如此不惮跋山涉水之劳苦，远道来访，好意实在木浅。因此膝行而出，稍稍接近餐君。蒸君慰问她们的哀思，又叙述对八亲王的誓约，语言非常恳切。燕君说话时并不趾高气扬，故大女公子也不欲过于严肃。然而一想到今天和这不相识的男子亲口交谈，并且今后不得不仰仗他照顾，追昔抚今，竟感光比伤心失意。她只是轻言细语地敷衍了一两句话。他从黑色帷屏的隙间窥见大女公子神色凄苦，萎靡不振，便觉得她实在可怜。想象她孤居山乡寂寞之状，又忆起那年黎明时分窥见其姿色时的情景，便情不自禁地吟诗道：“昔日嫩青葱，已变枯黄色。料得居丧时，椎体独影姿。”大女公子和道：“热泪浸丧服，已成红渊获。孤单身影了，安居无寻处。正是‘丧服破绽垂线缕……’”因悲伤过度，未了数字竟轻不可闻。吟罢，便退回内室去。黄君此时不便强留她，但竟犹未尽，只觉惆怅木已，只得撒手而去。

那个老侍女并君又出人意外地不问自言。她对黛君讲了许多昔日今时可悲的故事。虽然她面容苍老，但因她亲见又详悉那桩可惊可悲之事，故餐君并不讨厌，亲切地与她讲话。对她说道：“我在孩提时代，先父深感人生于世祸福无常，虚幻可悲。故后来年龄渐增，长大成人后，对于爵禄富贵，全然不感兴趣。惟向往如亲王那样闲居静修的生涯。如今眼见亲王亦辞世而去，愈觉人世之可悲，便欲早日脱离此无常之世，遁入空门，以修来世。只因亲王这两位遗眷孤苦无依，使我不得放心。我说这话，也许太无礼了。但我一定不负亲

王遗嘱，只要我尚存一息，自会不辞辛劳，竭力照顾她们。虽然如此，但自从你把那件意想不到的旧事跟我说了后，对这尘世愈发不眷恋了，只欲早日离去。”他边说边哭。并君哭得更加厉害，竟好久说不出话来。蒸君的相貌竟与柏木相差无几。并君看了，便忆起了陈年旧事，因此更加悲伤，便咽难语，只管吞声饮泣。这老侍女的母亲便是柏木大纳言的乳母。她的父亲是两女公子的母舅，官至左中奔而卒。她多年漂泊远国，回京之时，两女公子的母亲也已木在人世。与柏木大纳言家又已生疏，不便前往。八亲王便收留了她。此人出身虽木高资显耀，且惯当宫女。但八亲王认为她为知书达理之人，便教她服侍两位女公子。至于柏木的秘密，即便对多年来朝夕相处的两女公子，也不曾有丝毫泄露。但器中纳吉推想：老婆子多嘴多舌，不问自说，乃世间常例。这并君不会轻易地向一般人说出，但一向对这两位含羞性顺的女公子无话不谈，也许已经说过了。便觉可耻可恨。他不肯放弃亲近她们的企图，多半是为了不让旁人知晓的缘故吧！

八亲王既不在，不便留宿，菜君便准备即刻回京。他回想：“八亲王对我说‘今日与君相见，恐是今生最后一次了’，我当时认为决不可能如此，谁知不幸给他言中了。那时是秋天，现在也是秋天，曾几何 R 月，而亲王已撒手归去，人生实在变幻无常啊！”八亲王生前不像一般人那样爱好装饰，故山庄中一切皆甚简朴，然而却清洁雅致，处处饶有山乡情趣。现在常有法师出入，各处用帷屏隔开，诵经念佛的用具依然保存着。阿阁梨向两女公子启请：“所有佛像等物，请移供于山寺中。”蒸君听了这话，设想这些法师也将要离去，此后这山庄中人迹不至，留于此处的人不知将何等凄凉！不禁胸中痛苦不已。随从人告之：“天色已很晚了。”他只得上车，适有鸣雁飞渡大宇，便赋诗道：“愁心苦胜漫天雾，哀雁似鸣世无常。”

董君与匈亲王会面时，总是首先提到宇治的两位女公子。包亲王以为现在八亲王已谢世，可以无所顾忌了，便不断写信给两女公子。但两女公子不为所动，只字不复。她们想：“匈亲王以风流闻名于世。他一定将我们视为风流韵事之人。这人迹罕至的凄凉山在写出去的回信，在他看来手笔何等幼稚啊！她们心怀顾忌，所以不肯给他回信。她们相与感叹道：“唉！日子真是百般无聊啊！原知人生如梦，却未料到不幸之事如此从天而降，令我们辞不及防。我们日常听闻人世无常的事例，也都确信无疑。然而只不过是茫然地想起人生总有一死，不过早迟而已。如今回思往昔，悠悠岁月，一向无忧无虑，平安无事地过了多年。而如今生命全无保障，即使听到风声，亦觉凄厉可怕；看到素不相识的人出人门庭，呼唤问讯，亦觉心惊肉跳。可忧可怕之事实不在少，令人苦不堪言。”两人含愁度日，成天眼泪盈眶。不觉已到岁暮。

此时飞雪飘零，四处风声鹤唳。两女公子似觉这山居生涯现在才正式开始。有几个侍女劝两女公子振作精神，说道：“唉，这晦气的年头已到尽头了。小姐快收起悲伤，高高兴兴地迎接新春吧！”小姐忖道：“话虽容易，做起来甚难啊！”八亲王生前常去山寺中念佛，故当时山上也常有法师等来访。阿阁梨挂念两位女公子，有时也派人前来问候。他自己却不便亲到，因现在八亲王已不在。山庄里人影日渐稀少，两女公子知道这原是预料中事，也不免感到无限怅惘和悲伤。八亲王木在后，有些出身卑贱的山农野老，有时也来这山庄里来探望女公子。众侍女难得见到这种人，都惊奇地看着他们。时值晚秋，也有些山民樵夫打些木柴，拾些果实，送到山庄里来。阿阁梨的山寺中，也派法师送来木炭等物，并致词道：“多年以来，每逢岁暮必致送微物，已成定例。今年如果断绝，于心有所不忍，故照旧例，务请赏收。”两女公子便想起：过去每逢岁暮，此间亦必送供阿阁梨棉衣，以备他闭居山寺时御寒。法师偕童子辞了山庄，在极深的雪中登山回寺，在雪地山林忽隐忽现。两女公子满眼含泪目送他们。相与言道：“如果父亲尚在，即使父亲削发为僧，如此往来之人也自然会很多。我们也不会这般寂寞，也不会不得见父亲之面。”大女公子便吟诗道：

“人亡路寂无人行，怅问松雪何遣情？”二女公子和道：

“松上雪消复重积。人亡怎比雪再生？”此时天空又下雪了，使她们羡慕不已。

黛中纳言想起新年里各种杂事颇多，没有闲暇到宇治山川，便在年底提前来探访两女公子。路上积雪甚深，不见行人，蒸中纳言却不惜资体，冒雪入山探访。两女公子不胜感激，因此待他甚为亲切，命侍女特为他设一雅洁座位，又命将深藏已久，但未染黑的火钵取出，拂拭一新，供客人使用。众侍女回想起亲王生前对餐君非常欢迎，便想一同共话旧事。大女公子总觉得和他会面不好意思，但又恐对方见怪，只得勉强出来会面。虽然不十分随和，但言语比从前多了，也很得体，态度温文尔雅。囊中纳言意犹未尽，觉得仍不够亲切。转念又想道：“这也太想入非非了。人心毕竟还是能改变的。”便对大女公子说道：“包亲王甚是怪我呢。也许是我在谈话中顺便向他提及了尊大人对我的恳切遗言之故。或者是由于此人十分敏感，善于推量人心之故。他不止一次地埋怨我道：‘我指望你在小姐面前替我美言几句。而你反而在小姐面前说了我的坏话。’这实在令我感到意外！只因他上次来游手治，是由我引导的，故我未便断然拒绝。不知小姐为何对他如此冷淡？世人都传言句亲王好色，其实全是误会。此人并非轻薄之人。我只闻有些女子听了他的几句戏言，便轻率地委身于他。他内心却轻视此种女子，便不再理睬她们。恐怕谣传便是由此而起的吧！世间有这样一种男子，凡事因缘而定。处世洒脱不拘，一味迁就别人，缺乏主见。即使遇有不称心如意之处，亦认为此乃命中注定，无可奈何。嫁给这样的男子，倒也有持久的。然而一旦感情破裂，便像龙田^{きり}的浊水一般恶名远扬。以前的爱情消失得全无踪迹。此种事例并不少见。但句亲王绝不是此种男子。他用心持久。只要是称他的心，与他趣味相投的人，他决不轻易抛弃，木会做始乱终弃之事。他的性情，我最为熟悉不过了。如果你认为此人可取，有心和他结缘。那时我将东奔西走，不辞劳苦，以便玉成其事。”他说得甚是真诚。大女公子知他所说指的是她妹妹，她只要以长姐代父母的身分作答便可。但她反复思量，终觉难以答复。后来美尔一笑道：“叫我如何回复呢？恋慕之言讲得过多，这更使我难于作答了。”措词温婉，姿态甚是动人。蒸君又道：“但请小姐以长姐之心，体谅我的一片至诚之意。适才我之所并不是关于大小姐自身的事。句亲王所属意的，似乎是二小姐。听说他曾有信来，隐约提及此事。但不知信是写给谁的？又不知是准回的信给他？”大女公子见他如此探问，想道：“幸而至今没有写过信给句亲王。如若当时冲动，给他复信，虽然无伤大雅，但蒸君说这般话，定会教我无地自容！”便默默不答，但取笔写一首诗送给他。诗道：“君独踏雪历冰山，更无他人传书柬。”董君看了诗说道：“如此郑重声明，反而显得生疏了。”便答诗道：“雪川停辇觅佳侣，我当先授他人前。如若这样，我便可尽力效劳了。”大女公子不曾想到他会说出这话，心中快快不乐，默不作答。蒸君觉得这位大女公子真是一位秀雅端庄的淑女，虽没有神圣不可刚刚的模样，但却也不像时髦青年女子那样娇艳风骚。他推量其人的模样，觉得自己理想中的女子正该如此。因此他木时寻机在言语中隐约表示爱慕之情。但大女公子却无动于衷。蒸君自讨没趣，便转变话题，一本正经地继续谈论往昔的旧事。

随从人催促动身：“雪夜行路实在不易啊！董君只得准备回家。他又对大女公子道：“我四处察看，觉得这山庄实在过于孤寂了。我京中的邪宅，出入的人极少，像山家一般清静。小姐倘肯徒居寒舍，我将不胜荣幸。”侍女们听到这话，便笑逐颜开，都觉得能够这样甚好。小女公子看见这等光景，想道：“这太不成话了！姐姐定不会听他的！”侍女们拿出果物来招待熏君，陈设颇丰。又拿出丰盛的酒肴来犒劳随行从人。以前因蒙熏君赏赐一件香气醒郁的便袍而闻名的那个值宿人，现在满面虬须，面目难看，令人感到不快。黄君心念此人如何可供使唤呢，便唤他来前，问道：“近来怎样？亲王故世之后，你报伤心吧！”那人泪充满面地答道：“正是呢。小人孤苦无依，全仰仗亲王一人的庇护，如此安度了三十多年。如今即使流浪山野，亦无亲王这样的‘大树’可依靠了。”他的相貌变得更加丑陋不堪。蒸君叫他将八亲王生前供佛的房门打开，走进去一看，只见到处蒙积尘土，

只有佛前的装饰依旧颜色未改。八亲王诵经念佛时所坐的床已收拾起来，不见影迹了。他回想当年曾与亲王约定：如若自己出家，当以亲王为师。便吟道：

“欲求柯根修行道，不料室空贤人亡。”吟罢将身靠在柱上。青年侍女们窥看他的姿态，心中赞叹不已。附近的在院是黛君让人管理的。天色已晚，随从人便去那里，取些草料来秣马。勇君全然不知。他忽见许多村夫牧子在随从人的带领下来了，想道：“可不能让他们知道此事啊！”只说是为探访老侍立异君来的。又吩咐并君，叫她好好照顾两女公子，然后动身回京。

冬去看来，目光明丽，河流也都解冻了。两女公子依然心事重重，愁眉不展，自念如此伤。励，不知为何竟能活到今日。阿图梨的山寺里派人送了些芹菜和颜菜来，并说是融雪之后在山泽中采摘的。侍女们便拿来做成供女公子佐膳的素菜。她们道：“山乡自有特色，见草木荣枯而知岁月递变，也是很值得高兴的。”但两女公子想：“有何值得高兴呢！”广大女公子便吟诗道：

“如若尊君居深山，见藤定喜春来早。”二女公子和道：

“青芹生长深雪清，欲献亲人何处寻？”两人只是用此等吟和来消磨漫长时岁月。

每逢时气节令，黄中纳吉和匈亲王皆有来信。但多半为冗谈，也大甚意味，照例省略不记。见樱花盛开，匈亲王便忆起去春咏“插鬓效村蜜”之诗赠女公子的往事。曾与他同游手治的公子哥儿们也都赞不绝口，说道：“八亲王的山庄真有意思，只可惜无缘再访。”匈亲王听了便赋诗赠两女公子，以示不胜恋慕之情。诗曰：

“去岁幸访仙尘居，绚烂樱花耀眼明。今春当折繁花枝，常香鬓边伴我身。”两女公子见他写得扬扬得意。觉得很生气，欲置之不理。但此时她们又寂寞无事，且来信十分精美，便勉强敷衍一番。二女公子便答以诗道：

“樱花自经黑墨染，孤影深锁隔霄汉。今春欲折花枝者，何处能导迷离身？”她照旧毫不留情地拒绝。包亲王每次收到的回信总是那样冷淡，心中甚觉懊丧，却又无可奈何，只得如此这般地责怪勇君不替他出力。素君心中觉得匈亲王可笑，便装作两女公子的全权保护人模样应对他。每次觉察到匈亲王有浮薄之心，他必然告诫道：“你如此浮薄，教我怎好出力呢？”匈亲王自己心里也痛楚这一点，回答道：“我心中还没有称心如意之人，产生浮薄之心在所难免啊！”夕雾左大臣想把六女公子嫁与匈亲王，但匈亲王拒绝了，左大臣十分不满。匈亲王私下对人说道：“血缘太近。何况左大臣严于律人，别人小有过失，也毫不留情。做他的女婿是困难的。”为此迟迟不允。

这一年三条宫邸遭火灾，成为灰烬。尼僧三公主便迁居六条院。蒸君为此相助忙忙碌碌，许久不赴宇治了。谨严之人的心情，自与普通人相异，最能忍耐持久。他虽然心中早已将大女公子视作自己的人，但在女方尚未明白地表示心许的期间，决不作轻率唐突的行为。他只管信守八亲王的遗嘱而竭诚照顾两女公子，希望他的诚心能被两女公子理解。

这年夏天，天气炎热无比，胜过往年。蒸君料想吐必然凉爽，便动身赴宇治避暑。趁凉爽，早晨从京中启程，到达宇治时已是中午了。此时正值烈日当空，阳光眩目。蒸君叫值宿人把八亲王生前所居的西室打开，便入内休息。此时两女公子正住在中央正厅的佛堂里，她们觉得离蒸君所居太近，似乎不宜，便准备回自己房间去。她们虽然悄悄地行动，但因相去甚近，这边自然会听到声音。蒸君有些不能自禁了。他见西堂与正厅之间所设纸门的一端，在装锁的地方有一小孔，便把遮住纸门的屏风拉开，从孔中窥探。岂知那边有一架帷屏，正好挡住了视线。董君心甚懊丧，正想退回。此时，一阵风来，帘子向外吹了起来。但闻一侍女叫道：“外面望得见呢！把帷屏推出去挡住帘子吧。”蒸君想道：“天下竟有如此笨的办法！”心中很高兴，再向孔中窥视，但见高的帷屏、矮的帷屏都已被推到佛堂面前的帘子旁。和这纸门相对的一边的纸门开着，她们正从开着的纸门走向那边的房间去。尊君首先看见一人走出来，从帷屏的垂布隙间向外窥视。佛堂外面尊君的随从人等正在闲步纳凉。她身着一件深灰色单衫，系着一条董草色裙子。那深灰色被营单色一衬

托，显得鲜艳夺目，十分美观。这也许与穿的人的体态有关吧！她的吊带随意地挂在肩上，手持念珠，隐在衣袖之中。身材苗条，绰约多姿。长长的头发垂在背后，比衣裾略高，发端一丝不乱，香软浓艳，非常美丽。黄君只望见她的侧影，觉得异常可爱。他此时觉得这个女公子的艳丽、温柔、优雅之相，正和他以前隐约窥见的明石是后所生的大公主相似，心中赞叹不已。后来又有一人腴行而出，说道：“那边的纸门外面窥得见呢！”可见此人用心精细，谨慎小心，其人品甚可敬爱。她的头面和垂发似较前者高雅。几个粗心大意的青年侍女答道：“那边的纸门外面立着屏风，将客人挡住了，不会被窥见的。”后来的女公子又道：“如果我们被他窥见了，真难为情。”她不放心，又膝行而入，这样看来那风度更加高雅了。同前人一样，她身穿黑色夹衫，但温柔妩媚的姿态更胜，令人不胜怜爱。她的头发末端略疏，大约稍有脱落，着上了颜色中最美好的翡翠色，一络级齐齐整整，非常美丽。她一手拿着一册写在紫色纸上的经文，手指比前一人纤细，可推知身之瘦削。不知为了何事，站着的那位女公子也来到门口，跺脚向这边望望，嫣然一笑，令人甚觉娇媚可爱。

第四十八章 总角

且说山庄内正忙着置备八亲王周年忌辰。多年听惯的春风，今秋更显凄凉。求神拜佛诸事，皆由燕中纳言和阿图梨操办。两个女公子则应侍女等的建议，干些琐碎之事。例如缝制布施僧众的法服、装饰经卷等。但也显得心力不济，愁苦不堪。幸有素君等人的照料安排，令这周年忌辰不至于太过冷清！意中纳言亲赴宁治，为两女公子除眼之事，略表慰问之意。阿图梨也来了。两女公子此刻边编制香几四角的流苏，边诵念“如此无聊岁月经”等古歌，不时言语。挂在帷屏上的布员露出一条窄缝，尊君由此窥见络子，知道她们在做什么，便吟唱古歌“欲把泪珠粒粒穿”之句。又寻思道：伊势守家女公子作此歌时，也心同此情吧。帘内两女公子听了趣味盎然，但又羞于开口应答。她们想道：“纪贯之所咏‘心地非由纱线织’一歌，为了一时的生离，便愁思绵绵，何况死别呢？古歌之善于抒情可见一斑。”黛君正撰写愿文，叙述经卷与佛像供养的旨趣，便信笔题诗一首：

“契结连理缘，似总角盘盘。百转红丝统，同心共永远。”写好后差人送入帘内。大女公子一见，还是老一套，兴味索然，但还是奉答：

“流苏女泪脆，点点不可穿。红丝纵有情，永无结缘期。”吟罢想起“永远不相逢”之古歌，不免思绪绵绵，隐隐作恨。

董君遭受这般冷遇，羞愧难当，便暂将此事抛开，只与大女公子认真地商谈旬亲王与二女公子之事。他说道：“旬亲王在恋爱方面常常操之过急，即便心中不甚满意，一旦说出，也决不反悔。故我千方百计探询尊意。你心中有何顾虑，为何如此斥绝呢？男婚女嫁之事，您并非一无所知，但一直对人置之不理，枉费我真情一片。今天无论如何，请你明白给予我答复。”他说得一本正经。大女公子答道：“正因为你用心真诚之故，我才不惜抛头露面，与你相处。可您连这点都不明白，可见你心中尚有浅薄的念头。若是善解情意之人，则此处荒寂之境，自会生出百般感想。但我薄知寡识，对此也无可奈何。先父在世之时，此事应该如何，彼事应该如何，对我等也有嘱咐。但是您所说的婚姻之事，却只字未提。或许先父之意，要我们断绝尘念，以度余生吧！故实难以答复您的垂询。只是妹妹如此年轻，便隐居深山，也太可惜了！我亦曾私下想过，但愿她不要一意孤行，执迷不悟。命当如何，只能拭目以待了。”说罢慨然长叹，陷入茫茫沉思之中，实足怜惜。尊君设想：她自己尚且未婚，自然不能像长辈那样处理妹妹的婚事，不能答复也在情理之中。便唤来那老侍女共君，与之商谈。对她说道：“这些年，我一直在此修行立德。但亲王病危之际，自知死期将至，便托付我照顾两女公子，我点头答应。未曾料到两女公子另有打算，不由我处置，不知何故？我顾虑重重。你一定也听到过：我生性古怪，对世俗男女之事万元兴致。恐是前世因缘，我对大小姐一片诚心，此事已传扬开去。所以我想：既如

此，便依亲王遗志，让我与大小姐公开结为夫妇。此虽属奢望，但世间也不乏此类先例啊？”接着又说道：“匈亲王与二小姐之事，我向大小姐提过。但大小姐似乎放心不下，不信任我。不知为何如此？”他说时愁容满面。并君心中想道：“倒真是两对好夫妻……”但她并非一般愚昧无知的侍女，嘴上唯唯诺诺，阿谀奉承。只是答道：“恐怕这两位小姐性情乖劣，异于常人，故似乎未曾存有世俗婚嫁之念。我们这些诗文，就是亲王在世，谁又曾蒙荫庇？众人觉得前程无望，纷纷借口散去，那些故朋旧友，也都不愿长久呆下去。何况现在亲王已逝，更是今不如昔，她们便都牢骚满腹。有人说道：‘亲王看重门第，凡不是门当户对的亲事，皆认为委屈。陈规未弃，故两位小姐的亲事至今未定。如今亲王已逝，她们孤独无靠，应该随机应变，灵活处理。倘有人对此说三道四，大可置之不理。无论怎样的人，总要有个依托才是。即便是以松叶为食的苦行头陀，也不甘寂寞，故要在佛教某一宗派门下修行。’她们胡言乱语，常常使得这两位小姐心中不得安宁。然而她们意志坚定，大小姐只是。已念二小姐之事，希望她能随俗事人。您常常不辞劳苦，前来访问，如此数年不断。两位小姐心下感激，也愿与您亲近，凡事与您商议。如果您对二小姐有意，大小姐定会应允的。匈亲王书信频频，但她们觉得此人并不真诚。”蒸君答道：“我既然蒙亲工遗托，自当悉心照顾二位小姐。其中任何一位小姐与我结缘，都在情理之中。大小姐关心备至，我受宠若惊。然而我虽已绝尘缘，心之所爱，仍难割舍。要我移情别恋，实乃强人所难。我对大小姐一片深情，岂能随意改变？倾心相谈人世异常，尽陈心中之事。我没有要好的弟兄，寂寞难耐。在这世间触景生情，或喜或忧，无由倾吐，只能隐藏心中。实在沉闷难捱，故愿与大小姐真诚倾述心事，聊以度日。明石皇后是我的姐姐，却未使用秒屑之事随意打搅她。三条院的公主虽然年纪尚轻，却与我以母子相称，亦不便过分亲近。至于其他女子，因地位悬殊，也不便于接近。放心中异常孤寂，只是沉闷度日。谈情说爱之事，我从未轻易去做。我如此不解风流，放虽对大小姐倾慕已久，但也羞于启齿，只在心中忧虑怨恨不已，一点也不曾有所表示，自己也觉得过于呆板了。至于匈亲王与二小姐之事，我真心相请，为何以为我存心不良？”老侍女听了这番话，心想二位小姐落到如此境地，却蒙二人如此爱恋，这实乃难得之事啊！她一心希望促成这两件类事。但是两位小姐一本正经，教人望而生畏，因此也没敢劝说。黄君欲在此留宿，便与女公子随意交谈，直至夕阳西下。

蒸君面露怨恨之色，嘴上虽不明说，但大女公子却能觉察出来，。动中甚是为难。只是勉为其难，随意应付他。然而勇君并非不通情理，故大女公子也不过分冷淡，总算接见了。她叫人将自己所居的佛堂与熏君所居的客间之间的门打开，在佛前点一盏灯，并在帘子处添加一个屏风。又叫人到客间里点灯。但亲君不想点灯，他说道：“我心中很闷，也顾不到礼节了，光线要暗一些。”便躺下了。侍女们拿出许多果物来请他品尝，又准备丰盛的酒肴来款待侍从。侍女们纷纷远离二人所居之处，聚于廊下等处。二人便悄声谈起话来。大女公子木甚随和，却甚妩媚动人。言语之声，娇脆欲滴，让黄君牵肠挂肚，心如火燎。他若有所思道：“仅此障碍，便阻碍了我们的来往，教我苦不堪言。我如此懦弱，也太不明智了。”然而故作镇静，一味奢谈世间悲喜事，皆极富趣味。大女公子早已告诉侍女，叫她们留于帘内。但侍女们想：“烟除 B 如此疏远他？”便皆退出，靠于各处打盹，佛前也无人挑灯点火。大女公子十分难堪，低声呼唤侍女，可是哪里有人应声。她对黛君说道：“哦心绪烦乱，四肢乏力，待我休息到天明后，再与你交谈！”便起身回内室去。董君随即道：“我经历深山远道而来，更是疲乏。如此与你交谈，便可教我忘掉劳顿。你果真如此，教我怎么办？”他便将屏风挪开一个缝隙，钻进佛堂里来。大女公子半个身子已入内室，却被蒸君从后面一把拉住了。大女公子恼恨不已，吼道：“这便是你所谓‘毫无隔阂’吗？真是荒唐之至！那娇媚之态很是惹人怜爱。黄君答道：“我这毫无隔阂之心，你全然不解。你说‘荒唐’，是害怕我非礼吧？我绝无此念。我可在佛前发誓，你还怕什么？外人也许不信，但我确实与众不同。”借着幽暗的光线，他撩起她额前的头发，只见她容貌

娇美元比，实在是无仅可指。他想：“在如此荒郊僻野，尽可肆无忌惮。如果来访者是其他好色之徒，那该如何是好？”回思自己过去优柔寡断，不觉为之一惊。又见到她伤心落泪的模样，顿生怜悯，他想：“切不可操之过急，待她心情好些再说。”他觉得自己使她受此惊吓，心中不忍，便低声下气地安慰她。但大女公子咬牙切齿地对他说：“原来如此居心叵测。我身着丧服，而你毫木顾忌，一味闯进来，此是何等卑鄙！我一个弱女子遭此侮辱，这悲哀何以自慰？”她不曾料到会被熏君看到枯瘦的丧服，十分尴尬，心中懊恼不已。熏君答道：“你如此痛恨我，使我耻于开口。你以身穿丧服为借口，故意疏远我。但你能体贴我多年一片诚心，便不会如此拘于形式了吧。”便从那天东方欲晓、残月犹控之时听琴的情景开始，叙述多年来对大女公子的相思之苦。大女公子听了羞愧不已，她寻思道：“他外表如此老实，原来却心环鬼胎！”熏君将身旁的短帷屏拉过来，遮住佛像，暂时躺下身子。佛前供著名香，芳香扑鼻。庭中芒草的香气也让人如痴如醉。此人道。已至诚，不便在佛像前面放肆胡来。他想：“如今她在丧期，我无礼相扰，实属不该，而且有违初衷。待丧满之后，她的心情会缓和些吧。”他尽力控制住自己，使情绪趋于平静。万世悲秋，而今亦此；何况于此山中，风声和篱间的虫声，皆使人听了悲从中来。袁君谈论人世无常之事，大女公子也偶尔作答，其姿态端在美妙。打瞌睡的侍女们料定两人已经结缘，都各自归寝。大女公子忆起父亲的遗言，想道：“人生在世，苦患实在难以预料。”便觉无事不悲，黯然泪下，如宇治J！【的水流泻不止。

不觉天边破晓。随从人等已起床，传来说话声，以及马的嘶鸣声。秦君便想起了过去听说的有关旅宿的种种情状，顿时趣味盎然。纸门上映着晨光。他推开纸门，与大女公子一起向远处眺望。大女公子也缓缓膝行出来。屋子不是很大，可以看到檐前羊齿植物上晶莹剔透的露珠。两人相视，都觉对方甚是艳丽。董君说道：“我只愿与你如此相处，一道赏花双目，共话人世之无常，除此别无他求。”他说时态度非常谦和，令大女公子恐惧之心稍减，答道：“这样面对面，恐怕不好吧！如果隔着一个帷屏，那才能更加随心所欲地谈话。”天色渐明，听见近处群鸟出巢奋翅之声，山寺晨钟之声也依稀可闻。大女公子觉得同这男子同处一室，羞愧难当，便劝道：“此刻你可以回去了。叫外人见了实在不好。”黛君答道：“如此冒着朝露归去，反而引起外人的猜疑，似乎实有其事。至今以后，我们份作夫妇模样，而内里有别，保持清白，我决无非份之想。你倘不体谅我这般心意，那也太无情了！”他并不告辞归去。大女公子觉得如此厮坐，实在尴尬，心中甚是着急。便对他说道：“以后遵言便是，但今早请你听我一言。”说话时显得狼狈之极。熏君答道：“唉，如此破晓别离，令人好生难过！我真是‘未曾作此凌晨别，出户访惶路途迷’！”说罢嗟叹不已。此时依稀听到某处鸡鸣，使他想起京中之事，便吟诗道：

“荒野鸡鸣声声悲，拂晓云霞丝丝情。”大女公子答吟道：

“荒野不闻鸟脆鸣，俗世烦忧访愁身。”熏君送她回到内室，自己从昨夜进来的纸门里回去，躺于床上，却无法入睡。他心中思念不已，不忍就此离别返回京都，想道：“如果我以前也如此眷念，这几年来心绪定会不得安宁。”

大女公子回到房中，心中不安，不知众侍女如何看待昨夜之事。她也不能入眠，寻思再三：“父母不在，只得任人摆布。身边的人会作恶多端，花样翻新，从中作祟、说不定哪天祸从天降，太可怕了！”又想：“此人并非恶人，言谈举止也不算过分。父亲在世之时，也是如此看法，还说此人可托付终身。但我自愿落党独身。妹妹比我年轻貌美，就此空自理没，也实在可惜。倘能嫁个如意郎君，也不枉此生。这两人之事，我一定尽力促成。但是我自身之事，却难以顾及此人倘是平常男子，多年来对我关怀备至，我也不妨以身相许。可是此人气度不凡，令人可望而不可及，反而教我却步。就让我孤身度此余生吧。”她左思右想，不由得暖泣起来。心情抑郁，无可排解，便走进二女公子卧室，在她身旁睡下了。二女公子独自躺着，听见众侍女叽叽咕咕，异于平常，心中好生纳闷。此时见姐姐进来睡在她身旁，惊喜之余，连忙拿衣服来替她盖上。忽然闻到一种浓烈的衣香，

料想定是姐姐从蒸君身上带来的。她想起了那值宿人不好处理的那件衣服，没有想到侍女们耳语的确不假。她觉得姐姐很是可怜，便一言不发，佯装入睡。

黄君将并君唤来，千叮万嘱，又细心写了封信与大女公子，方才启程回京。大女公子想道：“昨日戏作总角之歌与黄中纳吉，妹妹定疑心昨夜我有意同他‘相隔约寻丈’而面晤吧？”甚觉羞愧难当，只是借口“心绪不佳”笼闭于房中，整日神情颓丧。众侍女说道：“眼见周年忌辰将至，那些零星琐屑之事，仅有大小姐方能料理周到，不想恰逢此时她又病了。”正编制香几上流苏的二女公子说道：“我尚未做过流苏上的饰花呢。”非让大女公子做不可。此时房内光线晦暗，无人能见，大女公子只好起来，与她一起做。大女公子接到黛中纳言遣人送来的信，她却道：“我今日身体欠安。”让侍女们代她回复。众侍女皆埋怨道：“叫人代笔不可吧？那多失礼！且显得小气。”周年忌辰已过，丧服均除去了。两位女公子当初认定，父亲去后无法度日，好不容易熬了一年，那生涯好不凄苦。想至此处，不觉痛哭流涕，教人于心不忍。一年来大女公子皆着黑色丧服，如今改换成淡墨色衣服，仪姿更显雅致。二女公子正当芬芳年华，更是国色天香。她正梳洗秀发。大女公子忙来帮她。细瞧妹妹的姣好容颜，竟使她忘却了世间冷暖。她想：“若能遂我私愿，将妹妹嫁与那人，他不会不答应吧？此事她心有定数，不觉会意笑了。除了这位姐姐，二女公子别无其他保护人。大女公子对她悉心照顾，情同父母。

餐中纳言亦于心中思量：“往日大女公子里着丧服，故不便答应我如今丧期将满……”他如饥似渴等到九月，便匆匆前来宇治访晤。他欲同往常一样直接见她。众侍女传达了我的心意，大女公子却说道：“我心情极坏，身体不适……”虽一再恳求，仍不肯与他见面。董君说道：“这般无情，大出所料啊！不知旁人如何看待？”便写了封信让转变与她。大女公子回复道：“眼下忌期虽满，初除丧服，悲伤犹存。心绪烦乱，不便晤谈。”蒸君亦不好多说，将那年老侍女兵君将召来，叮嘱了一番。此处侍女们日子孤寂，常可慰藉的惟有餐中纳言一人。她们皆私下议论道：“若能遂我们心愿，将小姐配与此如意郎君，移居常人艳羨的京都，肯定享福不减呢。”众人一并设法，欲将黛君带至女公子房中。大女公子本不借此事，她仅想道：“他这般亲近那年老侍女，她一定向着他，谁知安何尽心？古书中常谈及，女子失节作恶，往往并非一己之念，大都由传文教唆的。人心叵测，不可不防啊！”又想：“果真他用心诚挚，何不将妹妹许配与他。就他的性情，即便女子容貌寻常，一旦结缘，也不会慢她，何况妹妹的容颜姣美，人见人爱。他许是相中了妹妹，不便开口吧。”但她又以为不须先告知二女公子，自己却独自主张，实在罪过。推己及人，方觉对她不住。她与妹妹闲谈一阵后便说道：“父亲遗愿，乃指望我们即便忍受孤苦，亦不可轻率嫁人，不然必遭份人讥笑。父亲在世之时，我们未能让他脱离凡尘，扰搅了他的清静，罪孽深重！临终遗言，应不违背才是。我们孤居独处，并不痛苦。然而众侍女时常抱怨我们，认为过分乖张，甚是讨厌。对你的去处，亦应思虑：你不应如我一般孤居独处，让年华付之流水，你不觉可悲可叹吗？你应如世间平常女子，配个如意郎君，那我这孤苦的姐姐亦觉安心，颜面有光了。”二女公子闻得此言，甚是不悦。怪怨姐姐何出此念，便答道：“父亲遗愿，并非要姐一人孤身终老啊？他深恐我无见识，受外人轻辱，对我疼爱甚深，姐你哪能及呢？为你不再孤寂，我愿朝暮相伴，不再分离。”她甚是同情姐姐。大女公子亦觉内疚，只得说道：“我心思烦乱，皆因众侍女时常怨我性情孤僻吧。”便不再言语了。

残阳西斜，黛君并无归意，大女公子颇为忧虑。并君进入室内转告尊君心意，并为他鸣不平，且说不应怨恨他的。大女公子默然无语。一味嗟叹。她想：“此生此世托付于何人呢？若父亲在世，倒可言听计从，许配何等样人，皆为宿命前定。人活此世本身‘身不由心’的，即遇不幸，亦很正常，不会遭人嘲讽。可惜此间众传文，自恃年纪稍长，以为聪颖，不厌其烦，以各类身分及理由来劝说。然终为奴仆，道理偏颇，怎可听信？”众侍女虽再三劝说，但大女公子毫不动情，惟觉烦厌。二女公子平素虽无话不谈，但对于男女私

情更漠不关心，悠闲自得。故无必要与她商议此事。感到此生甚是乖戾，便孤身面墙，沉思默想。众侍女皆进来劝她：“大小姐还是脱去这淡墨色衣服，换上往常衣装吧。”她们欲于此日促成此事，大女公子甚是狼狈。倘他们真有心撮合，还有何难处呢？于此狭陋的小山庄。恰如古歌“山梨花似锦，何处可藏身”啊！

尊君本欲暗暗劝勉她，让外人不曾知觉，此等好事便顺理成章。故他并不虚及由众侍女出面，仅让人对大女公子传言：“小姐若真不允，此生关系至此吧。”但并君与几位老婆子暗中撺掇，意欲公然促成此事。此举虽出于关心，但恐年老智昏，目光短浅，惹得大女公子极为嫌恨。大女公子对进来的共君道：“我父尚于人世时，多年中常称道蒸中纳吉善心体恤。如今父亲离世，他仍一如既往，蒙他鼎力相助。此番情谊，终生难忘。可没料及他有如此心愿，对我倾诉恋情，我常含怨申诉，甚觉难过啊！我倘为随俗婚嫁之人，此番好意，岂有不接受？可我已绝尘缘，发誓终生不嫁，所以不胜痛苦。倒是妹妹年华虚掷，令人惋惜。的确，从长计议，这孤寂生涯对妹妹不合适。倘他对父仍念旧情。要他将妹视若我好了。我二人情同手足。我心甘情愿付出一切。望你转述我此番心意。”她面带羞色一吐为快。并君颇为怜悯，答道：“往日我早料到大小姐有此心意，曾周详地对他谈及。可他说道：‘要我陡转此念，本不可能。再说兵部卿亲王对二小姐倾慕已久，应由他们二人结缘，我当助一臂之力。’此亦为情理中事。纵是父母均在，苦心养育的千金小姐，二人若能结此良缘，亦难能可贵呀！恕我直言：家道中落，形势忧人。我常虑及二位女公子，不觉悲伤。人心难测，他回不得而知。既已至此。此桩婚事到底完美。小姐不违父命，本属当然。但亲王之虑，乃因恐无人匹配。他曾数次谈及：‘若黛君有此番心意，那我家一人有了归宿，便可安心了，实在可喜可贺啊。’凡因父母皆逝的孤女，或资或贱，婚姻不如意者，并不鲜见。此事极为寻常，谁会讥笑？那尊中纳吉身分与人品，十分出众。如此赤诚前来求婚，岂可断然不理不睬，一意孤行循守遗训皓首佛道？难道真如神仙不食人间烟火么？”她喋喋不休诉说了一通。大女公子惟感气恼，卧而不语。

二女公子见姐姐神情沮丧，颇觉心酸，依然与她同床共寝。大女公于深恐并君等人将尊君引进室内，可这间小屋别无他处可藏匿。由于大尚热，她便将自己那件柔软的外衣给妹妹盖上。离开一段，于距妹稍远的地方躺下来。并君将大女公子所言转告黛君，他便想道：“她为何这般讨厌俗世？定是自幼于圣僧般的父亲身旁，早就对人世无常有所彻悟吧。”愈发觉得此女与自己性情相类，倒以为她有些平易近人了。他对非君说道：“照此看来，今后连隔帷亦不可相谈了。不过，仅此一回，烦你将我带到她住所去吧。”并君亦有此念，便招呼众侍女早些安息，与几位知情的老婆子并行此事。

薄暮冥冥，河中陡然起风，甚觉凄厉，本不牢实的板窗被吹的咯咯作声。并君便以这些声响为掩护，悄悄将蒸君引到两位女公子卧室中。她觉得两女公子同榻，有些不便。但她又想：“她们向来如此，我怎好劝她们今夜分室安寝呢？好在餐中纳言与大小姐早已认识，不会弄错。”大女公子总不能入眠，忽听到脚步声，起身欲逃。她想起妹妹尚在痴心酣睡，觉得放心不下，可又无别的办法。心甚难过。欲将她唤醒，一起逃避。然而太晚了。她浑身瑟缩，于一旁偷窥。室内灯光晦暗，但见蒸君身着衬衣，极其熟悉，撩起帷屏，钻了进来。大女公子想：“妹妹实在可怜！怎样才好呢？”见陋壁旁立有一屏风，她只得躲到屏风背后。她想：“上午我劝她嫁与此人，她还怨我。此时又放他送来，日后一定对我怨恨吧。”心里甚觉痛苦，回首往事，皆因无一可靠之人托庇，方孤苦伶仃，存活于世。饱受世间痛苦。与父诀别之日，目送他上山时傍晚那凄凉景致，历历如在眼前，交集于胸。

黛君见仅有一人躺着，料定是养君早作安排，欣喜若狂，心中卜卜地跳起来。细细一看，却是二女公子。两位女公子相貌颇似，但妹妹略显娇美。他见二女公子惶惶不安，知道她不知底细，甚觉愧疚。转念一想，大女公子有意躲避，其薄情委实对他不住。他想：“若二女公子嫁与他，我实在割舍不下。然而违背初衷，又令人憾惜。我定要大女公子相信我

对她的恋情出自真心。今夜姑且忍耐一下吧！倘若宿缘难逃，对二女公子亦产生此番情意，并不羞耻。她们毕竟是姊妹呀。”他按捺住心中激情，将她视作大女公子，温柔可亲地同二女公子言语，直到东方既白。

众老婆子闻到室内话音，知道此事终无所成，惊诧问道：“二女公子何处去了？这就怪了。”听见床上卧着的正是二女公子的声音，一时众人尽皆糊涂。一人道：“此事甚是蹊跷，其间必有原因。”另一容貌丑陋的老婆子，张嘴咧齿说道：“每逢见到这意中纳言，便觉脸上皱纹皆少了，甚觉光彩。如此端庄的如意郎君，大女公子为何要退避三舍？或许有鬼魂附身吧。”又一人说道：“喂，不可胡言乱语！哪有何鬼魂附体！定是我家有两位女公子自幼远离尘嚣，对婚姻大事，无人引导，因而有所顾虑。待日后习惯了，自会明白的。”还有人说道：“但愿大小姐早开心锁，好好待他！”她们说说笑笑，逗闹一阵后便睡了，一时酣声雷动。

秋宵苦短，情意绵绵，不觉天已大亮。尊君目睹眼前佳人，岂能满足？后又对她说道：“接受我这份情意吧，你不应如你姐那般冷若冰霜！”与她约好了后会时期，便悄然退了出去。他觉得似刚从梦里醒来，甚是惊奇。可那薄情人此时心绪如何？他欲上前弄个明白，便又屏住气息，悄悄回至往日歇息的房间躺下来。

并君来到小姐房间，问道：“奇怪，二女公子现在何处？”二女公子因昨夜偶遇此不速之客，正羞愧难当，给缩那里，心中茫然无知。想起昨日昼间姐姐所言，心中犹甚抱怨。此时，阳光撒满房间，大女公子从屏风后爬出，那困倦狼狈样，甚如蟋蟀。她深知妹妹心中气恼，颇为不安，可又说什么才好呢？她想到：“妹妹叫他看得一清二楚，好不害臊！今后定要有所防范了。”心中憋闷得慌。

并君又来到黄君处。黛君便将大女公子何等固执，终不肯见面等详情诉说与她。并君亦怨大女公子太无礼不识大体，气得头昏眼花，对黛君颇为同情。尊君对她说道：“往日大小姐待我冷漠，我以为她不理解，故未计较，安排好其它事，得以自慰。而今夜此事太丢脸了。我真想一死了之。可亲王临终时顾及两位女公子，一再叮嘱我好好照顾。因体谅他用心良苦，故未出家修行。而今我对两位女公子再不敢有奢望了。可那大小姐冷若冰霜，倒让我铭记于心，永世难忘。匈亲王前来求婚。我想大女公子主意已决，既是婚配，定要许一身分高贵之人。我真无趣，如今职低位薄，拒绝我亦属当然，日后再无颜面来见了。此番愚行，望不与外人道吧！”他牢骚满腹，行色匆匆回京去了。

养君等人皆低声说道：“如此双方皆无好处呀！”大女公子亦想：“到底为何啊？倘他将妹妹抛弃，又怎样才好？”她甚是忧虑，不觉悲苦异常，怪怨众侍女不解人意自以为是，正沉思默想时，燕君派人送了信来。此次来信，她比住目更是欣喜，但又觉奇怪。那信上束系有一枝枫叶。这枫叶一半为青，如不知秋景尚浓，另一半却呈深红。信中附诗道：“异色同染一枝枫，花神可识谁更浓？”诗中仅此两句，对昨夜之事只字未提，全无恨意，大女公子见后想道：“照此看，他有意敷衍塞责，草率而归了。”心中惴惴不安。众侍女催促道：“还是快复信吧！”大女公子欲让妹妹写，又羞于启齿；自己又难以著笔。犹豫了片刻，才写道：

“纵难悉晓花神意，红枫色深胜青枫”她泰然自若，信手写来，笔迹颇见功底。蒸君见后，方觉欲与之一刀两断，到底割舍不下。他想：“大女公子一再说，‘她与我情同手足，我愿为她付出一切’，我尚未答应她，定是她怀怨于心，故作出昨夜此举吧。我未将她好意存放于心，若对二女公子亦如此冷漠，她定恨我薄情寡义。那我的初愿更难成遂了。且那传话的年老诗女，亦将视我为薄情郎。总之，为了那份情，我已追悔莫及。本欲舍却凡尘，可又难断欲念，已足贻笑天下。再说此举与世间常人无异，去缠绵一薄情女子，更为世人讥笑我如‘无棚一小舟’了。”他辗转反倒，直至天明。此时残月西坠，晓色清悠，他便起身前去拜望兵部卿亲王。

且说三条宫邸自遭了火灾，蒸君便移居六条院。他与匈亲王相隔甚近，故可时常造访。匈亲王亦觉此举甚是方便。院内清静幽雅，颇得餐君喜欢。庭中花木争奇斗妍，别有一番情趣。他中月影清澈，犹如画中一般。恰如匈亲王所料，蒸君早已经起身。闻得香气扑鼻，便知是尊君来了。他忙穿戴整齐，出门迎候。蒸君于台上坐定。匈亲王本将他延请至屋内，便也坐于走廊边栏杆上，二人一起纵谈世事。匈亲王谈及宇治两位女公子，对蒸君不肯代劳，甚是埋怨。秦君想着：“岂有此等道理，我自己尚未得手呢。”转念又想：“倘我助他将二女公子说定，我的事不就顺理成章了么？”遂改变了初衷，与他谈得甚是投机，二人一并高议得手主意。黎明时分，山雾渐起。天光迷蒙，月影婆婆，树荫幽幽，别有一番韵致。匈亲王想起那沉寂的宇治山乡，对黄君道：“近日内你若再往宇治去，一定要带上我啊？”袁君担忧出现意外，甚觉为难，又不好多说。觉得很为难。匈亲王戏赠诗道：“花开荒野何须拦，君心独占女郎花。”蒸君答道：“秋雾深锁女郎花，护花使者赏翠华。她怎可随便见得外人呢？”他故意惹激匈亲王生气。匈亲王忧愤说道：“怎是个煤谋不休的人？”熏君暗想：“此人素来便有此想法。只因我不知二女公子底细，倘她形貌丑陋？性情亦不若料想那般温柔可爱，那我说来也是徒然。昨夜方知完美无缺。可大女公子费尽心思，潜心安排，欲将其妹荐与我，我若辜负此美意，未免太无情吧？然而要我移情别恋，我万不可从命啊！既如此且先将二女公子让与匈亲王吧。不然匈亲王与二女公子皆要嫌恨我。”他心想就如此行事，对匈亲王的指责，他仅一笑了之。私下计议，匈亲王不得知，总埋怨他不大度，实在可笑。黛君对他说道：“女公子心生烦恼，皆因你们举止轻浮，也怪不得她们啊！那口气，宛如女公子父母那般严厉。匈亲王只得唯唯诺诺答道：“其实我对她的恋慕全出自肺腑，请观我后效吧。”袁君说道：“时至如今，两位女公子全无应允之意。要我从中促成，确有些难办。”二人便仔细商讨访晤宇治的法子。

八月二十六为彼岸会圆满之日，此田宜于婚嫁，黄君欲拟悄悄将匈亲王带往宇治。本来匈亲王的母亲明石是后平素不允他微服外行。倘为她得知，那定会出事。可他渴慕已久，执意要去。黛君只得暗中相助，事情的确棘手。此次因不用到对岸夕雾左大臣的山在借宿，故不用借舟而渡。两人便悄悄回至黛君在院，让匈亲王下车在此等候，袁君一人先到八亲王山庄。此处只有那值宿员脚踢左右，不会让人生疑，众人一定不知实情。山庄里众人得知黛中纳言写到，纷纷出来迎候，两位女公子闻知蒸君又来了，心里甚是担忧。可大女公子想：“我既已向他暗示，要他转恋妹妹，我倒可宽慰了。”二女公子却以为他爱慕姐姐至深，不会对她再动心思。自那夜邂逅，对姐已存戒心，亦未若往常那般亲近了。往日熏君所有言语。皆由侍女送传。“今日怎样才好呢？”众侍女也左右为难。夜色渐近，蒸君便派了一人用马将匈亲王接来。又唤来并君，对她说道：“我尚有一言讲与大女公子，可她甚是嫌恨我，实不好再去见她。可又不可隐而不言，望你能代劳。再有，今夜至夜深时，仍将我引到二女公子房中去吧？”言语之恳切，实出一般。并君心想不论哪一位女公子，能够成全此事皆可，便进去向大女公子传达了黛君的心意，大女公子心想：“他果真移情妹妹了。”欣喜之余，心也踏实了许多，便将那晚他进来的纸门关好，准备隔门与她晤谈。蒸君夜深，匆匆赶至。见她不开门，只好说道：“将门开一下吧，我仅有一语相告。若声音太大，别人听见不好。外面好闷啊！”大女公子不肯开门，答道：“如此言语，别人也不易听见。”可她又想：“许是他真转恋妹妹了，无意隐瞒，故与我一叙。这又有何关系，我与他并非不曾相识，不要太过分了吧！还是让他在夜色未深之时趁早见到妹妹吧。”便将纸门拉开一道缝，探出头去。岂料黛君用手抓住了她的衣袖，将她拉出，深切诉说相思之苦。大女公子甚觉后悔，狼狈不堪，心想：“唉，真料不到，这下可好？怎就相信他呢！然则只得好言相劝，望他早去见妹妹。难得一片苦心。遵尊君指点，匈亲王来到尊君上次进入的门外，将扇子拍了两下，并君以为黄君到了，便出来引导他。匈亲王料想她熟练此道，不由暗自窃笑，径直跟她进入二女公子房中去了。

大女公子哪能知晓，正敷衍开导蒸君，要他早些到妹妹处呢。更君不由好笑又怜悯她。他想：“倘我守口如瓶，她会埋怨我一辈子，会让我无可谢罪。”便对她道：“此番旬亲王偕我同来，此刻正在令妹房中。定是那欲成全此事的共君安排的吧！既已如此，我两手空空，不受世人耻笑吗？”大女公子闻听此言，颇觉费解，不由一怔，说道：“没想到你有这番心思，数次欺哄我们，你真可恨！”她痛苦异常，不觉两眼昏黑。勇君答道：“木已成舟。你生气乃情理之中，我只得深表歉意。倘这还不行，你就抓我打我吧！你倾慕旬亲王，他身高位显。可此乃前生注定，意不可违呀！旬亲王钟情于令妹，我甚是为你难过。如今我愿难遂，尚孤身一人，实在可悲。你就不能了却宿线，静下心来想想吗？此纸门的阻隔有何用处，谁会相信我们的清白？旬亲王亦不会体会到今夜我这般苦闷吧？”瞧他那样儿，欲将拉破纸门闯入室内似的。大女公子木胜痛苦，转念一想，还得设法骗他回去，让他镇静下来。便对他说道：“你所言宿缘，岂能目及？前途如何，不得而知，惟觉‘前路茫茫悲堕泪’，心里一片茫然。我对你说什么才好呢？真如恶梦方醒啊！倘后人言过其辞，添盐加醋，如古书中一般，定将我视为一真正的傻子呢。依此番安排，到底有何心思？我木得而知。望你不要枉费心思，设法来为难我吧。今日我倘能度过此关，待日后心绪稍好，定当与你叙谈。此刻我已心烦意乱，苦不堪言，极想早些歇息，你快走走吧。”此番话痛彻心扉。意君见她言真意切，态度严正，顿觉有些愧疚，隐隐怜悯起她来。便对她道：“尊贵的小姐啊，我该怎样说你方能体谅我，亲近我呢？”找皆因顺从了你的心意，方弄得如此难堪。如今我亦不想活了。”又说道：“不然，我们就隔门而谈吧。望你对我亲近些。”便松开了她的衣袖。大女公子随即退入室内，隔开一段距离。蒸君甚觉她好可怜，便说道：“随你便吧，哪怕至天明，定不再上前一步。此夜辗转难眠。室外川水轰鸣，不时惊醒放风凄凉。他甚觉身似山鸟，漫漫长夜，何时达旦？山寺晨钟报晓。黄君估计旬亲王正酣眠入梦，心里不由有些妒恨，便咳两声意欲催他起来。此种行径实出无聊。他吟道：

“引人窥住胜，反迷自身途。

愁苦诉无人，微嘉独归路。”世间何曾有此等事啊！”大女公子答道：

“心如古井水，君当和妾意。自迷入胜途，勿恨别人阻。”其声低婉，依稀可闻，袁君依依不舍。说道：“如此严实相隔，真闷死我了！”又说了些怨恨的话。天已微明，旬亲王从室内出来，动作温雅，衣香缕缕。他本存偷香窃玉之心而精心打扮过。并君见此陌生的旬亲王出来，满脸迷惑，甚是惊讶，她一想黛君决不会为难两位女公子，也便心安理得了。

二人趁晓色犹晦之际迅速回京。旬亲王方觉此归程比来时远了许多。想到日后往来不便，未免忧心忡忡。想起古歌“岂能一夜不相逢”一句，心里十分烦闷。二人趁清晨人影稀疏赶回六条院，将车驱至廊下。从这辆侍女所用的竹车中下来。两贵人颇感新奇，忙躲入室内，相视而笑。蒸君对旬亲王说道：“此番效劳，你当如何谢我？”想到自己给他摊却两手空空，未免遗憾，但亦不好多说什么。包亲王一到家。即刻传书至宇治，以表慰问。再说宇治山庄中，两位公子如梦方醒，心乱如麻。二女公子对姐姐此番摆布，且样作不理，甚是抱怨，因此懒得去理她。大女公子未曾先向她言明，故难料昨夜会发生此等意外。惟觉对她不起，对她的怨恨亦属当然。众侍女皆进来问候：“大女公子到底出了何事。”此位身居家主的长姐两眼浑浑，不能言语。众侍女皆颇感意外。大女公子将旬亲王来信拆开，欲交给妹妹看。而二女公子一直躺着，不肯起来。信使急着返回。催促道：“时候不早了。”见旬亲王信中诗道：

“遥遥寻侣披露露，岂可视为等闲爱。”意韵流畅得体，一气书成，字体十分秀丽。大女公子寻思：“此人倒也风流惆悵，日后成了妹夫，倒要好生对待才是，可不知日后如何了。”她觉得代作此复，有些不妥，便悉心劝导她，要她亲复。且将一件紫花那使都色女装褂子及一条三重裙赏给信使。那使者“不知详情，觉受之有愧，便包好交给随从。这使

者并非公差，乃为往日送信常到宇治的一殿上重子。旬亲王不欲让外人得知，故派他前来。猜想那犒贵定出自那好事的年老侍女之意。一时颇不痛快。

此夜旬亲王赴宇治，仍欲请蒸君引导。而蒸君说道：“今夜不能奉陪前去，冷泉上皇召见我，随即得去。”没有答应他。旬亲王想：“定是他又犯怪毛病了。”很让他失望，亦不再勉强。宇治那大女公子想：“此事至此，岂能因此亲事违女方心意便慢待他呢？”心一时软了下来。此山庄环境虽较陋朴，但为迎候新婿，照山乡风俗，亦布置得井然有序，亮丽堂皇。想起旬亲王远涉来此，出自诚心，实令人欣喜。此间心绪便如此奇特。二女公子则怅然若失，任人妆扮，深红衣衫上泪迹斑斑。贤明的姐姐仅有默默陪泪，对她说道：“我亦不可长留于世，日夜思虑，皆为你托付终身之事。众年老侍女成日于耳边喋喋劝慰，皆言此桩婚姻美满。我想年老之人见多识广，此番言语也是在理的。可阅历浅薄的我，时时曾想：我二人一意孤行，孤身以卒大年，恐非上策。而如今此番意外，忍辱负重，悲愤烦恼是未曾料到的。许是世人所谓的‘宿愿难避’吧！我处境甚是艰难。等你心情稍宁，再将此事缘由尽皆告知于你。切勿怨我！否则是遭罪的。”她抚磨着妹妹的秀发，说出了此番话。二女公子缄默无语，她深知姐姐为她从长计议乃一片苦心，她能够理解。然而她思绪万千：倘有朝一日遭人遗弃，为世人讥评，负姐姐厚望，那有多伤心啊！

昨夜旬亲王仓猝进入，确让二女公子一时惶然无措。此时他方觉她的容颜是如此姣艳；再说今夜她已是温驯的新娘，不由爱之弥深。一想起相隔遥远往来不便，心中甚觉难过，便心怀挚诚信誓旦旦。二女公子一句亦未听进，毫不动情。无论何等娇贵的千金，即使与平常人稍多交往或家中父兄接触，见惯男子行为的人，初次与男子相处，亦不会如此羞赧难堪。可这位二女公子，并非受家中推崇及宠爱，仅因身居山乡，性情不喜见人而退缩。如今忽与男人相处，推觉惊羞。她生怕自己一副乡野陋相，被另眼相看，因此有口难言，胆战心惊。然而她才貌双全，是大女公子所不及的。

众侍女禀告大女公子道：“循例新婚第三夜，应请众人吃饼。”大女公子亦觉仪式应该体面宏大些，便欲亲为料理。可她实在不知应如何安排。且女孩子以长辈身份，出面筹划此类事，惟恐外人讥笑。不觉满面红晕，模样颇为可爱。她仪态优雅，品性仁慈和蔼，地道一副大姐柔肠。

意中纳言遣人送了信来。信中道：“拟欲昨夜造访，皆因旅途劳顿，未能前来，实在遗憾。今宵事本应前来相帮，但因前夜败宿，偶染风寒，心境不佳，故徘徊未定。”以陆奥纸为信笺，纵笔疾书，毫无风趣可言。新婚三日夜，所送贺礼，皆为各类织物均未曾缝制。卷叠成套置于衣柜内，遣使送与并君，作侍女衣料。数量并不多。许是他母亲三公主处的成品。一些未经练染的绢续。塞于盒底，上面是送与两位女公子的衣服，质料精美。循古风，于单衣袖上题诗一首：

“纵君不言同装枕，我亦慰情道此言。”此诗暗含威胁。大女公子见了，忆起自己与妹妹皆为他亲见过，甚觉羞愧，为此信如何回复，费尽了心思。此时信使已去，便将复诗交与一笨拙的下仆带回。其诗道：

“缠绵贪枕生平恶，灵犀通情方可容。”由于心清烦躁，故此诗平淡寡趣。熏君阅后，倒觉言出真情，对她倍加怜爱。

当晚旬亲王正在宫中，见早退无望。心急如焚，嗟叹不已，明石皇后对他说道：“至今你虽尚为独身，便有了好色之名，恐怕不妥吧！万事皆不可任性行事，父皇亦曾告诫过呀？”她怪怨他常留居私邪。旬亲王听得此言，颇为不快，转身回至值宿室，便写信与宇治的女公子。信写好后仍觉气恼，此刻，黄中纳言来了。此人与宇治宿线不浅，故他见后甚感喜悦。对他说道：“如何是好？天色既晚，我已无主意了。”说罢叹息连连。冀中纳言欲试探一下他对二女公子的态度便对他说道：“多日不进宫，若今晚不留于宫中值宿，你母后定要怪你的。适才我于侍女堂中闻得你母后的训斥。我悄悄带你至宇治，恐亦要受牵连吧？我脸色皆变了。”包亲王答道：“母后以为我品行不端，故如此责备。反让我行

动不便。”他为身为皇子而自惭形秽。素中纳吉见他如此言语，甚觉可怜。便对他说道：“你受责备理所当然。今晚罪过，由我承担，我亦不借此身了。‘山城木幡里’，虽有些惹人注目，但谁有骑马去了。你看如何？”此时暮雷沉沉，即将入夜。匈亲王别无良策，只得骑马出门。蒸君对他道：“我不奉陪也好，可留于此处代你值宿。”他便留宿宫中。

囊中纳言入内拜谒明石是后。皇后对他说道“匈皇子呢？他又出门去了？此种行径成何体统！若为皇上得知，又将以为是我纵容。我又如何作答？”皇后所生诸皇子，皆已成人，但她仍红颜不衰，越显娇媚。袁中纳言暗想：“大公主一定与母后一样貌美吧。倘能与她亲近。听听她那娇音，该多好啊！他不觉神往，继而又想：“凡世间重情之人，对不应盯恋之人遥寄相思，方发生若即若离等此种关系。如我这般性情古怪的人，绝无仅有了。一旦清有所钟，相思之苦莫可言状。”皇后身边众侍女，个个性情温良，品端貌正。其中也有俊艳卓绝，惹人倾慕的。而餐中纳言主意既定，从未动心，对她们态度甚是遭严，其中也有眉目传情，娇揉造作之辈。可皇后殿内乃高雅之地，故众侍女亦得貌似稳重。世间本人心殊异，其间不乏春情萌动而露了马脚的。蒸中纳言看后，觉得人心百态，有可爱的，有可怜的。起居坐卧，皆显人世奇态。

再说黛中纳言隆重的贺仪送到宇治山庄中早已收到，可直至半夜尚不见匈亲王驾临，仅收得他一封来信。大女公子暗想：“原来如此！”甚是伤心。直至夜半，秋风凄厉，飘来阵阵芬芳的衣香，才见匈亲王起到。他雄姿英发，山庄里众人无不欣喜若狂。二女公子亦为他的此番诚意感动至深，对他也有了脉脉温情。她天生丽质。风华正茂。此夜浓妆艳饰，更为迷人。匈亲王曾目睹过形形色色佳丽，亦觉此人实在卓尔不群，容颜对以至仪姿，近看越显标致。山庄众年老传妇皆兴奋得合不上口，满脸堆笑奔走相告：“我家如花似玉的小姐，倘嫁一平庸男子，那多惋惜呀！此段姻缘是命中注定吧！”她们窃窃私议大女公子性情古怪，拒绝黛中纳吉求婚，实在不该。众侍女皆已年长色衰，人老珠黄，她们身着燕君所赠统缎制成的衣衫，显得不伦不类。大女公子看着她们，想道：“一味涂脂抹粉，孤芳自赏呢！我虽已过盛年，容颜日渐消瘦，尚不至于那般老丑。自觉眉目清秀，该不是有意袒护自己吧？”她心情郁闷，闷闷不乐躺下了。继而又想：“如此下去，岁月不饶人，我也会因姿色衰逝而与美男子失之交臂。女子的生命这般无常！”她仔细看了看自己那纤纤细手，又陷入世事的沉思。

匈亲王回思今夜出门的艰辛，想到日后往来不便，不由悲从中来。便把母后所言俱告于二女公子，又说道：“我虽念你心切，但未能常聚，勿疑我薄情才是。果真我对你有丝毫杂念，今夜便不会义无反顾来见你了。我甚是担心你不能体谅我，今晚方毅然前来。今后怕是不能常相厮守，故我考虑再三，将你接入京中。”他言辞十分诚恳。但二女公子心想：“他如今便料到日后不能常聚，世人传言此人轻薄，恐真有其事了。”她心情郁闷，忆及人世沧桑，不觉心灰意冷。

不觉天明。匈亲王打开侧门，携二女公子至窗前一并观赏晨景。此时晓雾弥漫，更添景致。雾中舟揖穿梭，依稀可见其后卷起的如雪浪花，真一处好住所啊！极富情趣的匈亲王興味盎然。阳光从山端穿透浓雾照来，更为二女公子容姿增色不少。匈亲王想：“人们称道的国色大香，恐不过如此吧！因袒护胞妹，我认为大公主无可企及，原来并非如此。”他欲细致入微欣赏她的美貌，可匆匆一面，反使他意犹未尽。水声淙淙，宇治桥古朴苍然依稀可见。浓雾渐逝，两岸更是凄清荒凉。匈亲王说道：“如此荒寂安可久留！说罢内心酸楚不已。二女公子听了羞愧难当。匈亲王英姿飒爽，眉清目秀。他又当面山盟海誓，愿此生此世患难与共。二女公子喜结良缘，颇感意外，觉得他较之那严正的袁中纳言更为可亲。她细细寻思：“餐中纳言性情古怪，举止严肃，令人望而生畏。而这匈亲王，于相识之前，认为他更加严峻，故一封简单来信，也不敢欣然作答，岂知一旦相识，便依恋难舍。连我自己亦弄不清楚。”室外匈亲王随从咳嗽声不断，催促返驾。他亦欲早些返

京，免得招人耳目他。心烦意乱，向二女公子一再嘱托：今后若因意外而不能前来相聚，勿需疑心。临别赠诗道：

“绵绵无绝情，艳颜如桥神。孤眠中宵慕，红泪沾锦装。”他徘徊不前，归留难定。二女公子答诗道：

“姻缘永无断，今宵誓旦旦。恩爱情永挚，长如宇川。”她满怀忧伤面呈难色，匈亲王倍加怜爱。二女公子满怀少女的温情，目送朝阳中雄姿英发远去的情郎，暗暗贪赏他那遗下的衣香，好一派风流心境啊！匈亲王因今日走得较晚，众侍女瞧见他那威仪，均赞不绝口。说他定是身份高贵，丰姿这般优雅，那中纳言虽亦使艳，却过于严正。

别行途中匈亲王一心区念二女公子离别时那忧伤的娇容，竟想调转马头，驰回山庄。然恐为世人笑话，只得隐忍归京。日后欲再次暗中前来拜访，实在艰难了。回京之后，他每日写信与宇治的女公子。宇治众人背信任他对爱情的诚挚。而久不前来，大女公子不免为妹妹担心，她想：“我自己虽无此间悲愁，却反而为她痛楚。”她深知妹妹一定更为忧伤，故表面上作作镇静自若，私下却在坚定自己独身之志。她想：“但愿我不遭受此番痛苦吧！”

素中纳言料想宇治的女公子一定望眼欲穿。回想起来，此尚是他这媒人之过，甚觉歉疚。便屡屡前去拜访匈亲王，欲探他的心思。见他饱尝相思之苦，便知此线定能长久，也安下心来。九月十日前后，山乡秋风瑟瑟，一片凄凉。一日黄昏，天色昏暗，云层骤集，山雨欲来。匈亲王心绪甚是恶劣，独自枯坐，心思早已飞到了宇治，而又不能决定。冀中纳言深知此时他之所思，便前来访问。他吟着古歌“初秋风雨暴，山里复如何”，欲勾起他的情思。匈亲王即刻转悲为喜，竭力劝服蒸君一同前往。二人于是照例同乘一车。入山愈深，思之愈切，他们一路所谈，尽是宇治两位女公子的苦境。傍晚时分，风雨淋淋，四野更显萧索。山雨浸湿衣衫，农香更为浓郁，人间哪有此等香啊！山庄众人见二人凄风苦雨突然驾到，怎不欣喜接待呢？郁积于心的疑虑瞬息荡然无存，大家笑容满面，忙设筵布座。先前于京中带来侍奉二女公子的几位京中差女，素来瞧不起此等孤寂山庄，今日见贵客临门，亦颇感意外。大女公子此刻见到匈亲王光临，亦喜不自胜。然见那多事的黛君亦在，不觉可耻，隐隐生厌。但她将黛中纳言镇定自若的气度与匈亲王相比，方觉囊中纳言到底为世上不可多得的男子。

京中娇客临驾，山乡虽较简陋，然款待却甚隆重。蒸中纳言犹似主人，则将已视为主人，不拘礼节应付。然仅将他带至暂定的客堂，不得接近内室，他甚觉受到了冷遇。大女公子亦知他心有嫌隙，觉得有些不好，便与地隔屏晤谈。餐中纳言满怀怨愤说道：“一贯这般疏离我，真是‘戏不得’了啊！大女公子已对他的品性了如指掌。但她因妹妹婚事已历尽忧思，愈觉结婚乃一大苦事，终身不许之愿更为坚定。她想：“眼下他虽较可怜，倘嫁给他，将来定受其苦。不若永久保持圣洁的友谊为好。”她的主意更坚决了。餐中纳言向她问及匈亲王的情况大女公子虽未直言，但从其言语，知她心有所虑。黄中纳言甚觉遗憾，便将匈亲王如何思念二女公子，如何留意探察他的心情等事和盘托出。大女公子见言辞也较先前真挚。便说道：“待今日过去，他已○绪平静时，再详告不迟吧！”其态度倒有些和缓，但并未打开屏门。黄中纳言想道：“此刻若将屏门强行拉开，她定会痛恨我。断定她不会另有所爱而轻易钟情。”他素来沉稳，而此刻的满腔激情，亦得隐忍下去。只怪怨她道：“如此隔门而谈，总觉无趣，我极郁闷。能如上次那般晤谈吗？”大女公子答道：“我较往日更‘推怀深可耻’了。担心令你生厌。我心有所虑，自己亦不知为哪般。”说时一阵嘻笑。囊中纳言觉得甚是亲近，说道：“如此拖延下去，后果当会如何呢广说罢连连叹息。他又如山鸟般孤宿至天明

匈亲王未曾料到黛中纳言是独宿。对二女公子说道：“素中纳言被视为主人，非常幸福，甚是羡慕呢广二女公子心下私疑，不知他与姐姐到底怎样了？匈亲王左盼右盼，好容易才盼得此次机会。想到即刻又要离去，心中十分留恋。但两位女公子怎能体会到他的心思

呢？她们一味悲叹：“此段姻缘是好是坏？日后定会遭人耻笑吗？”恋爱的确劳神苦。心啊！

旬亲王本欲暗中将二女公子迁至京中，但又苦于无合适的居所。六条院被夕雾左大臣控制着。他费尽心思，欲将第六女公子嫁与旬亲王，旬亲王却不予理睬。为此左大臣耿耿于怀，常刻薄地讥讽他轻浮浅薄，还在皇上与皇后面前诉苦。故旬亲王消将这既无声望、又无势力的宇治二女公子娶为夫人，则顾虑之事甚多。若将二女公子作一般情人对待，叫她于官中当差，这倒不难。但旬亲王根本不便如此做。他梦想：父皇退位之后，哥哥即位。他遵父皇、母后之旨立为皇太子，那时二女公子充当女御也便顺理成章了，地位自然高人一等。然则这美好的梦想未能变成现实，因此痛苦不堪。

为了体体面面迎娶宇治大女公子，餐中纳吉将今春遭了火灾的三条宫邸重新修建。他想：“旬亲王如此痛苦地思念二女公子，却只能胆战心惊地私会，众人皆很不好受。真太可怜了。我居为巨下，毕竟少了许多束缚。倒不如干脆将他们私通之事启禀皇后和皇上。那时旬亲王虽然一时遭人品头论足。但是从长计议，为二女公子着想，暂时的屈辱也是值得的。如今一夜也不得从容相聚，实乃痛苦啊！我定要让二女公子作一位堂堂的亲王妃人。”他并不格外掩饰这企图。至更衣节，又想：“恐怕只有我还关心宇治的女公子吧？”便将准备迁居三条宫即所用的帐幔等物，偷偷送往宇治，叫她们先用。又吩咐乳母等专为宇治的众侍女新制了各式服装，同时送去。

黄中纳言想起宇治的鱼梁此时风景独好，便于十月初劝请旬亲王前去观赏红叶。他们仅带几个贴身随从及殿上亲信，打算作小规模旅行。然皇子的威势极盛，这事自然广为人知。左大臣夕雾之公子宰相中将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。但其中僚属很多，而高级官员惟这宰相中将与黛中纳言二人。

于是黛中纳言给宇治的女公子写信，其中说道“……须至贵处泊宿，请作好准备。前年一起看花诸人，此次可能要找借口造访山庄亦将一同前来。请切勿抛头露面。……”信中所叙甚详。宇治山庄便忙碌准备换上新的帷帘，打扫四处，清除岩上腐叶，除去塘中蔓草。蒸中纳言派人送来不少美味的果品与饭肴，又遣送几名相称杂役。两女公子颇觉内疚，但只得权当命中注定，于是接受了恩惠而静待贵客临门。

旬亲王的游船伴着船中奏出的美妙音乐，在宇治川中连巡。山庄众诗文闻得这优美的乐曲皆站在靠河边的长廊，上向着河中观望。但见红叶饰于船顶，丽如锦绣。依稀可辨船上的摆设，装饰，然不能看到旬亲王本人。众人想不到私人出游时也这般盛况空前。对皇子的奉承异常殷勤。众侍女睹此情境，想道：“风光真是不错，嫁得这样权势高显的夫婿，哪怕一年七聚，也终身无悔。”览中赋诗，所以有几位文章博士一同前往，准备游览时赋诗。黄昏停舟泊岸时，一面奏乐，一面赋诗。众人头插或深或淡的红叶，共奏《海仙乐》之曲。人人喜形于色。独有旬亲王怀着“何故人称近江海”之情。他。动中牵挂山庄中的二女公子，郁郁怀恨的情状，便对一切都无甚兴味。大家各自拟题，互相赋诗吟诵。蒸中纳言告知旬亲王，欲待大家稍为静息之时，造访山庄，不料此时，宰相中将的哥哥卫门督按照明石皇后旨意，带了一大批随从人员，声势浩大地前来护驾。皇子离都出游，是一件大事，虽是微行，消息也会不胜而走，传请世人。再说此次旬亲王只带得很少的侍从，突然启程。明石皇后闻之惊诧不已，便忙吩咐卫门督带了大批殿上人随来。旬皇子和表中纳言皆暗暗叫苦，这情形好令人尴尬扫兴。但那些不解此情之人，只管举怀邀明月，狂歌乱舞直至天明。

接着，京中派中宫大夫带许多殿上人前来迎旬亲王回宫，他还欲在此游玩一日，因此心中十分恼怒，真不想回京。便写了封信与二女公子，信中只是直率详实地叙述感想，并无抒发之情。二女公子谁想旬皇子人事稠杂不便，亦不回信。她只是坚信：似她这般地位寒微之人，与尊贵的皇子结缘，到底有些不配。以前遥居两地，阔别多时，苦思苦守，她很正常；今喜见命驾前来，孰料过门不入，只在附近寻欢作乐。这使得二女公子颇为恼怒。旬

亲王更是郁郁寡欢，伤心忧愁。左右取了不少冰鱼，陈列于深浅不一的红叶上，请直上观赏。众人皆竞相称赞。旬亲王虽与众人一起游玩。但他此时心事重重，正寸寸柔肠，忧愁忧思，哪有这般雅兴啊！不时茫然地怅望天空。远远望见八亲王山庄中的树梢，以及树上缠绕有的常春藤的颜色。在匈皇子看来，也都极具意味，倍显优美。此刻不觉顿生凄凉。熏中纳言也极为后悔，先前写信告知她们，事情反而无味。同行诸公子，去年春天与匈亲王一起游过宇治，此时又想起了八亲王邪内美丽的樱花，说起八亲王死后二女公子的孤苦寂寞。其中也有略闻旬亲王与二女公子通好之人。但也有人一无所知的。总之，天下这事，即便发生在这种荒山僻处，世人也会知晓。诸公子众口一词，说道：“这二位女公子貌若仙圣，又弹得一手好箏，此皆八亲王在世之时，朝夕尽心教导之故。”宰相中将赋诗：

“昔日春芳窥两樱，秋来零落寂寥情。”袁中纳言与八亲王交情深厚，所以此诗特为袁中纳言而吟。熏中纳言答道：

“春花群放秋叶红，山樱荣枯世无常。”卫门督接过吟道：

“红叶骄阳山乡好，秋去游人何以赏？”中宫大夫也吟道：

“好景烟消无人赏，多情藤葛绕岩阴。”他年纪最长，吟罢此诗已老泪纵横，或许是想起了八亲王少年时的盛况吧。旬亲王亦赋诗：

“萧瑟秋天山居寂，松风应恤莫劲吹疗方一吟罢，泪也似雨下。那些略知此事的，或想道：“皇子当真对宇治女公子缠绵钟情。失此相见机会，难怪他如此伤心啊！”此行规模盛大，伴者甚众，所以不便上山庄造访。众人回味昨夜所赋佳句，加以吟诵，其中用和歌咏宇治秋色者亦不少。但此种酗酒狂舞时即兴之诗，哪里会得佳作？略举一二，也可见一斑。

匈亲王船上开路唱道之声渐至消逝，宇治山庄的人一闻知，便知他不会再来，众人皆怅然失望。众侍女原本忙碌准备，迎接贵客，此时也皆失望泄气。大女公子甚为忧伤，她想道：“此人的心容易变更，似鸭路草之色，真如他人所言‘男人无真言’。这里的几个下仆，一起谈论古代故事，说起男人对于自己所不爱之人，也言语动听。但我一直认为，那些修养不高、品格低下之辈，才会如此言而无信；身分高贵的男人则大相径庭了，他们以名誉为重，言行走极为谨慎，不致胆大妄为。如今看来这也是不对的。父亲在世时，曾闻此人风流浮薄性情，所以才未答应与他结缘。素中纳言屡次夸说此人风流多情，不想还是让他作了妹婿，平添得这许多忧愁，真是太没意思了！他对我妹妹薄情义，轻视于人，意中纳言定知此事，不知他怎样看待呢？此处虽无其他外人，但侍女们对此事都嗤之以鼻，的确太可耻了！”她思来想去心乱如麻，烦恼之极。二女公子呢，则因旬亲王先前一时信誓旦旦，所以对他深信不疑。她想到：“他决不会完全变心的。身当其位，行不由己，也是情理之中。”虽然以此自慰，然久不相逢，必然也生出些怨恨。他难得至此，却过门不入，实在令人寒心。二女公子倍觉伤心痛苦。大女公子目睹妹妹神色如此痛苦难堪，想道：“倘妹妹与其他人一样，别墅豪华，地位高贵，匈亲王可能就不会如此了。”由此愈觉得妹妹可怜。她想：“若我长生于世，恐怕遭建也会与妹妹差不多吧。餐中纳言大献殷勤。不过是为了动我心。我虽一再借口推托，然而也有限度，哪能永远如此呢？再说这里的侍女皆不晓利害，只顾竭尽全力劝我与他合好。虽然我甚感厌恶，也恐有朝一日难以幸免，或许父亲预知有此种事情，所以他再三告诫我独善终身。恐怕命中注定我们命薄，孤苦无依吧。倘再遇不淑，被人耻笑，让逝去的父母也不心安啊！但愿我能逃避此种折磨，早登仙途，免得余生罪孽深重。”她不胜悲苦，每口茶饭不思，只是一味忧虑自己死后山庄中的情状，不免朝夕悲叹。她看见二女公子，心中颇为伤心，想道：“若我也弃了这妹妹而去，叫她孤苦无依，将何以打发时日呢？曾朝夕目睹她那花容月貌，亦为她高兴，曾费尽心机抚育，希望她高雅贤慧，前程无量。如今身许高贵的皇子，但其人薄情寡义，让

她贻笑于人。叫她今后有何面目安身处世，与人同享幸福呢！”她思绪不断，越觉自己姐妹二人不屑一提，空活人世，念之不胜悲切。

回京之后，匈亲王原拟再次微行暗赴宇治。却不料夕雾左大臣的儿子卫门督到宫中揭发：“匈皇子偷赴山乡，与宇治八亲王家女儿私通。世人都在窃窃私议他的浮薄呢。”明石是后听得，心尤惴惴。皇上对此甚感不快，他说道：“让他无拘无束地位于私味之中，实在不是好事。”从此严加看管，要他常住于它中。

夕雾左大臣欲将六女公子许配与匈亲王，匈亲王不从。经双方家人议定，迫他娶六女公子。董中纳吉闻之，心急如焚，竟不知所指。他独自寻思道：“此种结果，皆因我一人酿成。当初我念念不忘八亲王临终苦情，见二女公子美貌薄命，不忍见她们玉埋沙土，断送幸福前程，才身堪照料是任。我当时钟心的是大小姐，而她姐有违我愿，将二小姐让与我。其时匈亲王有意于二人，恳切要求促成此事，我便将二小姐介绍给了匈亲王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若我当时兼得两位小姐，也无人怪罪于我的，真是悔之晚矣！”匈亲王则时刻想念着二女公子，恋恋关怀宇治山庄，心中更是痛苦。明石皇后常对他说道：“你若有中意之人，便叫她前来，与他人一般共享荣华尊贵。皇上对你关怀备至，而你却行为轻优，遭世人泥责，我亦为你惋惜。”

一日，霍雨集罪，闲寂无聊，匈皇子来到大公主房中。此时大公主身边侍女稀少，她正在神情专注地静观图画。匈皇子便与她隔帷而语。他认为这位姐姐貌美出众，无人可比。她品性高雅，博学多才，容颜娇美，性情温和，数年不曾见得第二人。冷泉院的公主，教养甚好，名声极佳，颇讨人喜欢。虽然心中倾慕，却从未言及。然而他今日看到大公主，便想：“山庄里那个人，与我姐姐相比，其高雅优美决不逊色。”一想起二女公子，倾慕不已。为慰藉他苦闷忧郁之心，他随意拿起身边散放的画幅来欣赏。尽皆种种美好女子，及所恋男子之屋。画家倾心描摹的人生百态，总使他时时想起宇治山庄。他一时兴致大增，便向大公主索得数幅，欲相赠与宇治的二女公子。其中有描绘五中将教其妹弹琴的画，《伊势物语》诗歌：

嫩草美如玉，应有人来摘。我虽无此分，私心甚可惜。题上“应有人来摘”之诗，匈皇子看了，心中似有所感。他稍近帷屏，向里面大公主低声说道：“亲兄亲妹，古来不避。你为何对我这般疏远。”大公主不知此话因何画而起。匈亲王便将那画塞进帷屏的隐缝。公主埋头看画，头发飘洒于地，散落于屋外。匈皇子从帷屏后窥其容貌，觉得姐姐美丽无比。遂想：“倘非近亲……”难于隐忍，便赋诗：

“隔帘偷窥如玉草，迎风弄姿乱和心。”众侍女怕匈皇子难为情，都避于一旁。大公主想道：“不咏别的诗，偏言此奇言怪语呢？”便不再答理他。匈皇子知道姐姐说得也是，在五中将那个吟“何须顾虑多”的妹妹也太轻佛了，令人可恶。这大公主与匈皇子二人，乃紫夫人视如心肝潜心抚育的。众多的皇室子女中，他们也最为亲近，明石皇后对大公主关怀备至，概不使用稍有缺憾的侍女。所以大公主身边侍女，不少身份高贵。匈皇子喜拈花惹草，见容姿不错的侍女，便与其打情骂俏。但他时刻想念宇治的二女公子，多日不通音信。

却说那宇治两女公子日日盼待匈亲王到来。她们觉得此别甚久，猜想匈皇子终将她们忘却，心中不由悲伤。正此时，董中纳言闻知大女公子患病，前来探望。大女公子的病并不严重，便借此谢绝他。餐中纳言说道：“惊悉玉体有恙，故远道前来探看，还让我接近病床。”他挂念心切，求之甚恳。众侍女只得带他至大女公子便寝之室的帝边。大女公子心中厌烦，苦不堪言，但也并不生气，坐起身来与他答话。袁中纳言与她解释那日匈亲王过门不久之故，说明非他本意。最后劝她道：“务请宽心静待，切勿悲伤怨恨。”大女公子言道：“其实妹妹对他并非怨恨在心。推已故父亲生前屡次告诫，如今不免有些伤感罢了。”说完似有泪下。餐中纳言心生同情，自己也很过意不去，便说道：“世间岂有易

事，不可草率呀！君等阅历甚浅，或固执己见，在所难免，以致空自怨恨。务必沉着镇静！我确信此事周全无忧。”想想自己对他人之事如此关怀，也觉得纳闷。

每至夜间，大女公子病情便会加重些。今夜生客至此，二女公子替她担心。众侍女便对中纳言说道：“请中纳言照例去那边坐坐。”冀中纳言回道：“今日我是担心大小姐的病，才冒着风险专程来访。你们赶我出去，还有什么清理可言。除我之外，谁能如此？”他便出去与老侍女共君商谈，吩咐立即举办祈祷。大女公子感到不快，想到自己情愿早逝，也无祈祷之必要。但若辜负美意断然拒绝，又有何感情可言？她到底想长寿，想起来亦甚可怜。第二日，冀中纳言再次前来问道：“小姐今天病情如何？可否像往日一样与我会谈？”众侍女转告大女公子。大女公子回答道：“染病儿回，今日异常痛苦。冀中纳言如此要求，就请他进来吧。”冀中纳言不知大女公子病情如何，心中颇为担忧。见她今日态度异常恳切，反而于心不安。便靠近病床，对她倾心相谈良久。大女公子说道：“病魔缠身，痛苦木能作答，待他日再叙。”其声哀细衰弱，冀中纳言伤心绝望，无限悲叹，虽然担心不已，但他终不能如此停留，只得打道回京。临行时说道：“此地安可久留？还不如借疗养之故，适居他处为好吧！又叮嘱阿阁梨尽心祈祷，再辞别回京。

正巧，冀中纳言随从中有一人，不知何时与山庄里一侍女结缘。男的对女的谈道：“匈亲王不能微行出游，是被皇上软禁闭居宫中了。又聘得左大臣家六女公子为妻室。因女家早有此意，故一拍即合，准备年内举行婚礼。匈亲王对此亲事索然无味，虽是闭居宫中，还是浮薄如初。皇上与皇后一再训诫，他拒不听从。我们主人中纳言呢，毕竟与众不同，他性格乖僻，遭人讨厌。只有到这里来，他才得到你们的敬重。外人都说这种深情真是难得呢！”这侍女听后，又转告她的同伴：“他如此言之。”大女公子闻知，更是心灰意冷。她想到：“他初爱妹妹，只是在未有高贵妻室时逢场作戏罢了。只因顾虑冀中纳言对他的薄情寡义大加斥责，才佯装多情。妹妹与此人缘份已尽了。”如此一想，她神思恍惚，只觉得自己无处置身，也顾不得责怪他人的薄情了，便倒身躺下。她身心本已衰弱。此刻更想早日而去。身边虽无可以客气的外人，但自觉无颜以对，痛苦不堪。便对侍女之言充耳不闻，独自安寝。二女公子也陪伴在旁，由于“愁闷时”而瞌睡难禁。她的姿态极为优美：以时代枕，昏昏而睡。云鬓重枕，甚为迷人。大女公子向她凝视片刻，历历回想起父亲的遗训，不觉悲从中来。她反复思量：“父亲生前无罪，定不至于堕入地狱。他撇下我们这两个苦命的女儿，连梦也不曾托，请迎接找到父亲所在的地方去吧！”

天近黄昏时，阴沉沉，雨凄凄，北风呼号，落叶飘零。大女公子躺于床上，浮想翩翩，神情优雅无比。她身着白衫，秀发光艳，虽久不梳理，但纹丝不乱。久病以来，脸色微微苍白，却更显清丽动人，须得那情趣之人来欣赏这楚楚哀愁之态。狂乱的风声惊醒了昼寝的二女公子，她坐起身来。但见像紫色与淡紫色的衣衫绚丽异常。她面呈晕红，娇艳无忧，对姐姐说道：“我适才梦中见得父亲，他愁容满面，正在此四周环顾。”大女公子闻之又是悲伤，说道：“父亲逝去，常欲梦中相见，却从未梦得。”于是两人面对而哭。大女公子想：“近来我对父亲日夜思念，或许他的灵魂就在此处，也不得而知。我极欲伴了他去，但罪孽深重，不知行否。”竟在计虑后事了。她渴求中国古代的返魂香，希望与父亲灵魂相见。

天色既暮，匈亲王派人送得信来。悲伤难耐之时，也可得些许慰藉。但二女公子并未立刻拆信。大女公子言道：“待心情平静之后，坦率回他吧！此人虽轻佛，但亦有可赖之处。只要他还恋旧情，偶有书信敷衍，别的人就不敢图谋不轨了！若没有了他，我又仙去，怕有比他更可笑的人来此纠缠呢。”二女公子说道：“姐姐欲弃我而去，太无情了吧！”她不禁掩面而泣。大女公子说道：“父亲去后，我便再无存世之念。只因命中注定，才苟活至今。我隐忍于世，无非为你之故。”命人拿灯拆看匈亲王的信。信中陈述极详，内有诗道：

“朝朝仰望长空同，何缘阴雨添愁浓？”袭用古歌“何曾如此湿青衫”之意，无甚新意。包亲王勉强凑成此诗的。大女公子更是恨他了。然而包亲王美貌超群。风流潇洒，二女公子对他梦系魂牵。一别多时，竟颇为怀念。她有些动心了：他曾如此信誓旦旦，该不会就此断绝吧。包亲王的使者催索回信时，经众侍女劝请，二女公子答诗一首与他：

“震雪飘零寂山秋，长空怅望添愁云。”正值十月，故诗中作如此说。已有一个多月不到宇治了，包亲王心中焦急如燎。他夜夜寻思去宇治的办法，无奈故障重重，真是谈何容易啊！今年的五节舞会来得早，宫中诸事喧哗扰攘，忙得不可开交。包亲王并非诚心不去，但还是未能前去造访。推想那山庄中人定是望眼欲穿。他虽然有时在宫中也与众侍女调笑，但对二女公子总是牵挂于怀。左大臣家那门亲事呢，明石皇后劝他道：“你到底该有个有名份的妻室。你倘另有所爱，也可迎娶入宫，理当优遇。”包亲王拒绝道：“此事不可草率，容我仔细考虑之后再说。”他是真心不愿让二女公子遭此不公厄运。宇治山庄中却无人晓知他这片忠心，徒令悲伤与日俱增。熏中纳言也觉得包亲王浮薄变心若此，未曾遇料，真心地为二女公子惋惜，从此再也不想访晤包亲王了。但他对山庄中的女公子仍关怀如初，所以一再前去。

十一月里，熏中纳言听说大女公子病情好转。因事务缠身，五六日未前去慰过问。如今忽然想起，不知近况如何，心中颇为挂念。便抛开公务，前往山庄。他一再嘱托举行祈祷仪式，直至病愈。现在病势稍愈，已请阿阁梨返山，此时山庄更是人声寥寥。老诗女兵君出来，向熏中纳言禀告大女公子病状。她说道：“不知大小姐是什么重大病症，但见她终日郁郁悲痛，不思茶饭。本来异常柔弱，最近又因包亲王一事。愈是愁肠百结，连果物也不吃了。长此下去，也难以挽转了。我等苦贱若此，反而长生于世，看得这种逆事，束手无策，恨不得早她而去。”言犹未尽，已泣不成声。此请让人无话可说。熏中纳言说道：“何不早与我说起？近日冷泉院及宫中，百事缠身，已多日不曾探望，心中甚为牵挂。”他便依旧被带到以前那个房间里，坐于大女公子枕边。可是她似乎已不能出声，静卧无语。熏中纳言异常生气，说道：“叫。姐病势沉重若此，却无人与我通报，真是大意！我虽百般挂念，也是徒劳。”便又将阿阁梨及许多有名的僧人请回，第二日在山庄开始了祈祷诵经仪式。又召集不少传臣前来照料。一时又是喧哗扰攘，热闹非凡。这场景使侍女全然除去了旧日忧愁，都觉得又有希望了。

天色既晚，众传臣对熏中纳言道：“请那边稍坐。”便延请他吃些泡饭等物。但熏中纳言道：“须让我在身边侍候才好。”此时南厢已备好僧众座位。东面靠近大女公子病床处，设一屏风，让熏中纳言入座。二女公子觉得与熏中纳言相隔太近，面带愧色。但众侍女认为此人与大小姐有不解之缘，对他十分亲近。祈祷仪式自初夜开始，由十二个嗓音悦耳的僧人诵念《法华经》。所以声如宏钟，气势庄严。南厢内灯火通明，病室则一片黑暗。熏中纳言撩起帷屏垂布，膝行入内。但见两三个老传女在旁侍候。二女公子见熏中纳言进来，即刻回避了，故室内人迹寥寥。大女公子躺在那里面容憔悴。熏中纳言对她道：“为何你一语不发？”便握着她的手要她说话。大女公子娇喘微微，哽咽道：“我口不堪言。与你相别多日，心中非常念叨你。担心我如此仙去，不胜悲苦。”熏中纳言道：“没来看你，让你如此渴盼！”说罢号肉不已。大女公子略觉头上发热。熏中纳言道：“你造了什么孽，遭此报应？恐怕是有负于人，因而身患此病罢。”他凑近大女公子耳边，絮絮叨叨说个没完。大女公子羞愧，烦躁不安，以袖饰脸。她的身体日见衰弱，仅一息尚存。熏中纳言想道：“倘她就此死去，叫我怎能心安！”似觉胆肝俱断。乃隔帘对二女公子道：“二小姐每日如此看护，实在辛苦。今夜你就放心休息，让我略效犬马之劳吧！”二女公子起初放心不下，但念及个中缘由。便稍稍远退。熏中纳言紧挨大女公子坐下，殷勤照料。大女公子羞涩不安。她想：“我同他竟有这等宿缘，她回想此人温柔敦厚，十分稳重，远非包亲王可比。她颇担心自己在熏中纳言记忆中是一性格怪异、冷若冰霜之人，因此就有些

亲近他。餐中纳言彻夜坐于其侧，指使众侍女，劝病人服汤药。但大女公子一概拒绝了。熏中纳言想道：“病已至此，安可久于人世？”他心中顾虑重重。

念经诵经之声彻夜不绝，颇为庄严响亮。阿阁梨也通宵诵经，不时打个小吃。此时也醒来，开始吟诵陀罗尼经。他虽年迈音枯，但因功德深厚，其诵经声仍壮如宏钟。他向黛中纳言探询：“小姐病情怎样？”随即提及八亲王旧事，不觉海然泪下。他道：“八亲王之灵不知何在？据贫僧推测，定然早入极乐。但前几日幸逢梦中见其仍世俗衣着，对我言他早已绝断红尘，惟因心系两女，不免心烦意乱。所以尚不能往生极乐，十分遗憾。他想我助他一臂之力，往生极乐。他这话颇为明白。贫僧一时不知怎办。推竭我所能，邀五六位在我寺中修行的僧人为之勤法礼佛。后又叫他们办‘常不轻’礼拜。”熏中纳言听其如此，感激涕零。大女公子闻知自己妨碍了父亲往生极乐，觉得自己罪孽深重，不可饶恕。因此不胜悲哀几至昏厥。她病中想道：“但愿于父亲尚往生之前，我就随他而去，共生冥界。”阿阁梨言简意赅，说罢就又去修行了。举行“常不轻”礼拜的五六个僧人在附近各庄来往巡视，不觉已至京都。此时晓风凛冽，他们便回到阿阁梨做功德之处，至山庄正门即作揖叩头，吟诵偈语，其声之庄严，非同一般。唱至此回向经文的末句，众人感动不已。黄中纳言本是信奉道佛之人，更为此景所感。二女公子时时牵挂姐姐，便来到后面的帷屏旁边探着。熏中纳言闻此声息，即刻严肃端坐，对她道：“二小姐觉得这‘常不轻’声音怎样？虽非正大法事。但也颇为严正。”便赋诗道：

“减冬晨霜覆沙州，

悲鸟哀鸣动我愁。”他用口语诵此诗句。二女公子看见这人与她的负心汉酷似，可以观为同一人，然而还是没有直接附和，便语并君传言：

“悲鸟哀鸣翔霜晨，可晓万愁缠骚人。”这老侍女哪里配当二女公子的代言人，但答诗也还不错。

囊中纳言回想：“对于诗歌赠答等小事，大女公子向来十分精细，待人亦甚温和诚恳。倘若此次真的永诀，可叫我如何承受！”便忧惧满怀。他念及阿阁梨梦见八亲王之事，料相八亲王在天之灵对两女公子的苦况定有所挂念，便于八亲王生前所住的山寺里举办法事。并派当差前往各处寺院，为大女公子祈祷。京中事务只得闲置一边。祭告神明，除秽去恶，所有法事，皆一一做到。做这等法事，只有病人自己盼望痊愈，才会十分灵验。而今大小姐急欲早登仙途，政法事徒然无效。她想：“我还不如趁此早些死去。熏中纳言这般亲近，难免有人嫌疑，我亦无法疏离他了。倘结此线，又担心他不能久长，反倒贻笑大方，追悔莫及，若我此次不死，定当借口生病，出家修行。要爱情长久，非此法不可。”她便定下心，不管结果如何，都绝不更改。但对餐中纳言羞于启齿，便对二女公子道：“我近来病情日重，此生无望。听说出家修行，功德无量，犹可祛病益寿。你去请阿阁梨替我授戒吧。”众侍女一听此言，个个涕泪交零，道：“岂有此理！中纳言大人闻知会作何感想？”她们皆觉此事不宜，但也不便向黛中纳言启齿。大女公子怅然若失。

熏中纳言久居宇治山庄中，此消息不胜而走，不少人前来宽慰。平日出入他哪内的人与亲近的家臣，见中纳言对大女公子一往情深，便各自替病人祈祷。众人皆为熏中纳言叹息。袁中纳言蓦然想起此日为丰明节，思家之。已顿起。北风呼啸，雪花飘飘。要是在京中天气断不会如此寒冷，他便忧伤起来。他想：“我同她难道缘份已尽？真命苦啊！但又对她无从怨恨，只盼她早日康复，让我面对她温柔的身姿，诉说心中恋慕。”他静思默想。晦暗的一日就此过去。于是吟道：

“漠漠阴云封深山，凄凄愁心度日难。”山阵里有餐中纳言在此，大家颇觉放心。

黄中纳言依旧在大女公子病榻近旁隔帘而坐。寒风袭来，撩起帷屏上的垂布。二小姐慌忙退至里间。好几个侍女也都走开了。囊中纳言膝行至大女公子身边。涕泪涟涟地道：“小姐资体如何？我已无计可施了！可连你的声音也不能听到，令我好不失望！倘小姐弃我而去，真让我伤心绝望啊！”大女公子似已失却知觉，然而尚能举袖掩面，气若游丝地答

道：“等我病略有起色，再与你言语罢。此刻我简直受不了！实在遗憾！”黄中纳言禁不住泪如泉涌。忽念不该哭泣。然悲痛难耐，竟号啕大哭。他想：“我对她前世定有孽债，竟对她如此痴情。为之用尽心机，却换来生离死别！”他又向病人端机，见其容颜更加端庄优雅，愈发惹人怜爱。她的手腕纤细，体质虚弱。然而艳色未减，肌肤温润白皙。身穿绵软的白色衣衫，摊开绣被而横卧，恍若一平躺的木偶。秀发垂枕，光彩可鉴，煞是好看。意中纳言看罢暗想：“不知结局如何？难道真的舍我而去？”便觉惋惜不尽。面对大女公子那天然风韵压群芳的病美人姿态，囊中纳言凝视良久，不觉浮想联翩，道：“倘你舍我而去，我也无意再活。倘无意要我留此世间，我一定归隐深山，与世隔绝。惟不放心令妹独立于世。孤苦伶仃，无人照料。”他欲以这话来引出大女公子的答复。大女公子将遮脸的衣袖略微挪开，答道：“此身命薄，被你视作无情，已没什么办法了。然我曾含蓄向你请求：对于道下的妹妹，请你爱她如我。当初你若不违我言，如今我也不致于为她担心而死难瞑目。仅因此事，尚恋当世。”黄中纳言答道：“戏不也一样命苦么？除你之外，别无所钟，故未曾听从你的劝告。如今追悔无穷，颇为内疚。令妹之事，尽可放心。”他以此话安慰她。此时大女公子病情渐重，苦痛难耐。冀中纳言便召阿阁梨等人病室亲自面对病人举行诸种祈祷。他自己也虔诚地祈求佛依。

许是佛菩萨特意要袁中纳言厌离此世，因而遭此厄运吧。眼见着大女公子停止了呼吸，闭上了双眼，踏上了黄泉之路。唉，人死如灯灭！冀中纳言束手无策，惟捶胸顿足，号啕大哭，也全不顾旁人耻笑了。二女公子见姐姐弃她仙去，亦放声大哭，嚷着要随姐姐同去，竟晕倒在尚有余温的尸首旁，不省人事。几个传文慌忙将她拉开，扶往别处。冀中纳言想：“该不会是作梦吧？”便举灯细看。但见衣袖掩面，恍如睡去；端正美丽，不减生前。他悲痛不已，竟想让这遗体永存于世，象蝉壳一般，常常能见。临终法事时，人们为她梳头，芳香四溢，气息如同生前。冀中纳言想到：“总想在她身上找些不是，以减轻对她的思恋。倘佛菩萨诚；D劝我厌离人世，定请助我发现可怕、可厌之处才是！”他如此向佛祈愿。然而悲伤更盛，难以排遣。他横下心：“就硬着心肠，送她去火葬吧！”于是冀君强忍悲痛勉为大小姐送葬。仪式寂寥，烟火稀少。冀中纳言极度悲伤怅们地返归宇治山庄。

七七期间，宇治山庄宾客盈门，毫无凄凉之感。只是二女公子害怕他人流言蜚语，颇感羞辱。唯叹自身命薄，昼夜悲伤，整日昏昏欲睡。匈亲王屡屡遣使探问。惟大女公子素来认为此人乃负心汉而结识此人，是一段恶姻缘，故至死也怨恨不已。冀中纳言想借此忧愁潦倒之际出家以遂宿愿。然而又虑三条宫邸中的母亲悲伤，亦挂念二女公子孤独无助。思之再三，不觉心如乱麻。既而暗忖：“倒不如遵大女公子遗言，善待她的妹妹。她虽是大女公子的胞妹，我岂能移情于她？但与其让她孤苦无依，不如将她当作一个玩伴，时常面晤，亦可略略慰藉一下我对她之姐的怀念。”他决定不回京，就在山中隐居，独自深居简出，不胜愁苦。世人闻悉，皆很同情，为之黯然泪下。自宫中开始，各方皆纷纷前来吊慰。

日子匆匆而逝。凡七日的佛事皆甚隆重，祭扫供奉，无不丰盛。然因名分限制，表中纳言不便着黑。大女公子生前的几个贴身诗文，自然一律深黑丧服于身。冀中纳言偶然见此，吟道：

“未看丧衣祭亡君，血泪征然德襟袖。”他泪水浸透了那淡红色的光彩照人的衣服的襟袖。那惆怅哀思的神态，于凄凉中不失为一种床酒。众传文从帘隙偷见，相互议论：“大小姐英年早逝，着实令人悲哀。这位冀中纳言大人我们皆认识，今后逐渐疏远，真让人觉得惋惜！不曾料到他与大小姐的交情如此深厚！但双方却无缘交会！”说罢都很伤。乙。章中纳言对二女公子道：“我将视小姐为令姐遗念，以后我要多与小姐晤谈。小姐有事但请吩咐。望勿生疏回避为幸。”二女公子颇感不幸，倍觉羞辱，不愿与之晤谈。冀中纳言

颇有感触，想道：“这二女公子乃爽快可爱之辈，比令姐更幼稚而品质高洁。但略逊令姐的含蓄柔顺。”

整日雪花飘飘，索中纳言也心绪不佳，终日郁闷寡欢。向晚雪止。十二月的月亮，高悬于万里晴空，颇让人生厌。他卷起帘子，遥望明月，又“敬枕”而听远处山寺中“今日又空还”的朦胧钟声。即是赋诗道：“难堪久居无常世，欲伴落月同西沉。”此时北风呼啸，正欲叫人关上板窗，忽见冰面如镜，倒映着四周的山峰。月光清丽迷人，夜色美不胜收。餐中纳言想道：“京中新建的三条富邻高雅亮丽，但无幽雅之味，倘若大小姐尚在人世，我便可与她相携共赏。”他左思右想，柔肠寸断，又吟诗道：“欲觅死药踏雪刀，免受相思断肠苦。”他甚望遇到那叫半个偶的鬼，便可以求法为由，葬身鬼腹。此念真乃怪哉！

黄中纳言唤众侍女到他面前，对其言语良久。仪态之优雅，语调之从容，韵味之悠长，令众侍女大饱眼福。年轻者慕其美貌几至神思恍惚，年老者深为大女公子哀叹。一老侍女告道：“大小姐病情严重，是因旬亲王格外冷淡，又虑二小姐被世人貶笑。但她不便向二小姐道出此间实情，只是独自饮恨。其间，她茶饭不思，连果物也未曾进一点，身体日趋衰弱。大小姐表面上似对诸事不操心，其实心机颇深，无论何事皆经深思熟虑。她甚忧二小姐，怨恨自己不该违背亲王大人的遗诫。”她又追述大女公子在世时常说的话，众人皆涕泪交零。冀中纳言自责：“全赖我一时糊涂，竟使大女公子无故逢此烦忧。”他恨不得时光倒流，痛改前非。但转念一想，觉得人世可怨恨之事甚多。便潜心诵经念佛，欲彻夜不眠，念至天明。夜阑人静，寒风凛冽，雪花飘飘，整个山庄不胜凄凉。此时忽闻门外人马嘈杂之声。众人皆惊：“如此严寒之夜，有谁踏雪而来？”但见旬亲王身着劲装，浑身湿透，极尴尬地走了进来。冀中纳言闻知是旬亲王，便回避了。

旬亲王知道大女公子七七丧期未满，因念及二女公子苦不堪言之状，便冒着风雪，夜半赶往宇治。这诚意足偿他前嫌之恶，可是二小姐偏不接见。她想姐姐就是为他而命归泉壤。姐姐尚未看见此人回心转意，而死去，而今此人倘真改过自新，亦无济于事。众侍女都来劝其不该如此。二女公子方答应隔屏晤谈。旬亲王向她诉说近来怠慢之故，似滔泪江水。二女公子面无表情地听他诉说，旬亲王看见二小姐也气息奄奄，很害怕她跟她姐姐而去，不胜内疚，又心急如焚。他今日是置母后责斥于不顾，拚着性命来的。故苦苦哀求：“请将屏障撤去吧。”二女公子只答：“且待我稍稍清醒些……”始终没有与他晤面。意中纳言见此，唤来几个解事的侍女，对她们道：“旬亲王有违初衷，罪不可恕，二小姐怀恨不足为怪。但罚之有度，休要过分。旬亲王从未受过这般冷淡，他心中肯定苦不堪言。”便亲自叫侍女去劝说二女公子。二女公子闻之，觉得连此人也用心如此，叫我更羞辱难当了。便不予理睬。旬亲王道：“如此冷淡，实在薄情，昔日的海誓山盟一概作废了。”他连连叹息，空度时光。此际夜色凄凄，阴风惨惨。他独自躺着，哀叹不已，虽是作茧自缚，但也很可怜。二女公子便又隔屏与之应对。旬亲王向诸佛菩萨在严立誓，保证终生不改此心。二女公子想：“他又在信口开河了。”反觉得厌烦。但她此刻心情，和恨别伤离时略有不同。看到旬亲王那可怜的模样，心还是软了下来，便改变了自己的想法。她恍恍惚惚地听了一会，支支吾吾地念道：

“往昔亦自绝音讯，将来怎可为凭证。”旬亲王倒更加悲愤不已，答道：

“将来时短变无常，今情誓不负心。”世间变化无常，请你不要将我推向自责的深渊吧。”又安慰她良久。二女公子答道：“此心异常难受……”便退入内室去。旬亲王也顾不得旁人闲话，悲叹至天明。他想：“她的怨恨的确也有道理。但太让人丢脸了，令人泪流不止。可知她心中该多么悲愤啊！”他思绪良久，觉得二女公子甚为可怜。

冀中纳言久居宇治，形同主人。诸侍女亦如此视之。并为他安排膳食。旬亲王也觉可哀可笑。他常常若有所思，面容苍白清瘦，目光呆滞。旬亲王很可怜他，郑重相慰。大女公子死况，虽言之无益，但冀中纳言很想告知旬亲王。却觉得悲不堪言。又恐旬亲王耻笑他一片痴情所以别无他事可言。意中纳言每日饮泪。久之，面目已非，但却清秀有加。旬亲王

心想：“此人倘是女儿身。我定生恋慕。”如此邪念，他颇为忧心忡忡，欲于在适当之时将二女公子迁往京都。可二女公子对他冷若冰霜。倘母后闻知，定对他无益。他很担心，决定时日即返。临别是他对二女公子言语良久。二女公子也觉不宜过分冷淡他，想答他几句，然终未释怀，难于启齿。

已至岁暮，宇治山庄一片萧瑟凄清，连日晦暗，风雨肆虐，积雪难融。黄中纳言终日沉思，怅然若失，如入梦境。大女公子断七之日，大办法事，场面颇为体面。匈亲王也吊仪隆重，布施颇多。袁中纳言不得已，最后一个离开此地，以泄愁叹。其他亲戚朋友，对他久居此地皆责怪不已。如今断七已过，只得返京，但悲痛之情莫可名状。他住在此间，人来人往络绎不绝。此后离去，此间肯定更加凄凉，因此众侍女都很伤心。她们忆及大女公子逝世时的惊呼痛哭，觉得如今虽宁犹苦。她们齐道：“先前每逢兴会，他常惠然来访，此番久居于此，日日亲睹尊颜，仰承鼻息，似觉他温柔多情更胜往常。事无巨细，都蒙他悉心关照。可现在就分别了！”众侍女皆泪流满面。

匈亲王遣使送信与二女公子，信中道：“常思人山面晤，但苦于身受羁绊，不能如意。思之再三，方才找到合你安身之处，想将你迁至京都。万事俱备。”原来，明石皇后闻悉旬皇子与二女公子之事，料想素中纳言对大女公子这般痛悼，可见其妹定非等闲之辈，才使得旬皇子如此倾心。因此可怜旬皇子，便偷偷告诉他：“可教二女公子迁居二条院，得以朝夕相见。”匈亲王担。心母后故设此计，欲命二女公子侍候大女公主。但一想到今后能与二女公子朝夕相处，欣喜若狂。因此传书与二女公子。囊中纳言闻知，想道：“我营造三条宫哪，本想给大女公子。而大女公子仙去，我正想迎二女公子来居，以作替代。”思念旧情，不觉怅然。至于匈亲王之疑，他认为全无道理，断然不生此念。他只是想：“待之若父母者，惟我而已。此处还有何人呢？”